

中世紀季風亞洲的密教信仰風潮—— 以東爪哇甘竹出土金剛界曼荼羅青銅 造像為例^{*}

賴依縵^{**}

提 要

本文聚焦東爪哇藝術史上素負盛名的甘竹出土金剛界曼荼羅青銅小像，然而百年來，此批窖藏出土文物全貌、性質、圖像學、製作時代與歷史脈絡等議題，仍待釐清。本論蒐羅包含一世紀以前之甘竹相關舊圖版及全球公、私典藏，參照原始宗教經典，並以風格分析方法，嘗試釐清上述議題。結論以為兩組曼荼羅分別應為辛鐸王與愛爾梭加王時代所造，而窖藏中有中爪哇時期造像，透露此批造像應為東爪哇王國相當重要的宗教文物。密教曾是中世紀季風亞洲的國際性信仰，進一步理解甘竹造像內涵，不僅裨益闡釋東爪哇之宗教信仰，並可供觀察密教在亞洲各地信仰實踐的共相與殊相。

關鍵詞：東爪哇、甘竹、佛教造像、密教、金剛界

*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31日；通過刊登日期：2024年3月1日

本文為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爪哇密教造像研究之一」研究成果。對於兩位匿名審稿人所提供的寶貴意見，以及李玉珉教授在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年舉辦之「匯聚：交流中所形塑的亞洲」國際學術研討會，對小文〈北美博物館所藏東爪哇 Nganjuk 出土金剛界曼荼羅青銅造像研究〉之評論，謹致謝忱，惟一切文責自負。

** 國立故宮博物院展示服務處副研究員

前言

印尼物產豐富，位於連接歐、亞的香料之路，不僅藉由交換商品成爲富庶的海洋貿易國，也成爲語言、宗教、藝術與科學技術等知識匯流的熔爐。印尼群島中，佛教主要傳播於爪哇島與蘇門答臘島。西元一世紀印度教、佛教等印度宗教已陸續傳入，法顯（338-424？）《佛國記》記載：「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雖然或許是因上岸之處非佛教流行區域，但是出土銘文亦透露，五世紀初爪哇印度教較爲流行；約略同時，喀什米爾比丘求那跋摩（*Guṇavarman*，意譯功德鎧，367-431），抵達爪哇弘法，國王及其母皆皈依，奠定佛教發展基礎。¹ 八、九世紀中爪哇夏連特拉王國（*Śailendra*，意譯山帝），國勢鼎盛，佛教密宗頗爲風行；期間，傳法唐代中國密教的金剛智（*Vajrabodhi*，669-741）與不空金剛（*Amoghavajra*，705-774）師徒，應在爪哇相遇，金剛智或曾在此地傳法。² 而與夏連特拉並存，時或爲其附庸之馬打藍（*Mataram*）王朝，則是以信奉印度教爲主；辛鐸王（*Mpu Sindok*，統治期 929-947），爲了可能是火山爆發等不明原因，將政治重心東移，爲新馬打藍（929-1222）王朝。³

爪哇雖然留存有較多的古印度教遺跡，但是在中爪哇與東爪哇皆有重要佛教遺址。中爪哇藝術時代較早，興盛於八至十世紀，其中最著名的即是世界最大佛

- 1 淨海法師，《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四國佛教史》（臺北：法鼓文化，2022），頁 22-25；（梁）慧皎，《高僧傳》，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冊 50，號 2059，頁 340b。（以下以 T50 # 2059 表述）；張箭，〈法顯時代的印尼爪哇島宗教〉，《宗教學研究》，1997 年 3 期，頁 81-84。
- 2 淨海法師，《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四國佛教史》，頁 48-53；周一良著、錢文忠譯，〈唐代密宗〉，收入《周一良集》3（瀋陽：遼寧教育，1998），頁 127；P. D. Sharrock and E. Bunker, "Seeds of Vajrabodhi: Buddhist ritual bronzes from Java and Khorat," in *Esoteric Buddhism in Mediaeval Maritime Asia: Networks of Masters, Texts, Icons*, ed. Andrea Acri (Singapore: ISEAS-Yusuf Ishak Institute, 2016), 237-240.
- 3 馬打藍王朝應即是中國史書提及之閩婆，唐代三次、宋代兩次入貢，請見鈴木峻，《シュリヴィジャヤの歴史：朝貢體制下における東南アジアの古代通商史》（東京：めこん，2010），頁 56、220、224。訶陵則爲夏連特拉王朝。澳洲學者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認爲用民族主義式以及王朝史觀來觀察東南亞歷史是過於簡化的觀點，他的書寫不以各王朝興衰爲主軸，如此敘述方式自有其長處，但是並不提綱挈領理解爪哇佛教造像史，因此本文仍採取法國學者賽代斯（George Cœdès）王朝轉移的觀點。請參考鄭永常，〈導讀〉，收入安東尼·瑞德著、韓翔中譯，《東南亞史：多元而獨特，關鍵的十字路口》（新北：八旗文化，2022），頁 9-14。而辛鐸王建立之王朝，本文採用 N. J. Krom 早年即建立的敘述，即其爲馬打藍王朝之延續，請見克羅姆（Nicolaas Johannes Krom）著、有吉巖編譯、天理南方文化研究会監修，《インドネシア古代史》（天理：天理教道友社，1985），頁 201-225。

教古蹟之一的九世紀婆羅浮屠（Borobudur）。⁴ 新馬打藍王朝時期，中爪哇式的大型石造建築群少見，但是青銅造像工藝盛行直至十二世紀，從風格與工藝技術觀察，藝術製作並無斷層，應是工匠亦隨之移動。⁵

過去以為在東爪哇時代（929-ca.1520），在回教擴張之前，佛教似乎完全被占主導地位的印度教所掩蓋。⁶ 本文論考的佛教密宗（以下簡稱密教）金剛界青銅造像，卻是製作於新馬打藍王國時期，如下討論所示，其為兩組根據不同時期傳入之密教經典所造，透露此際持續對於印度佛教發展的掌握。事實上，古代印尼密教重要文獻《聖大乘論》（*San Hyan Kamahayanikan*），至遲成書於辛鐸王時，跋文提到其為了表達對神聖金剛界的崇敬，賜予免稅土地，文中另有應為此王之金剛界灌頂名。⁷ 而信奉印度教的中興明主愛爾梭加（Airlangga, 1016-1049），除了曾修建尼寺，並開創其後東爪哇統治者平等捐資印度教、佛教與苦行僧三大宗教團體的傳統。⁸ 新馬打藍王朝佛教信仰相關資料雖然零星，但卻值得重視，結合更深入理解此批造像內涵，對於釐清印尼佛教傳播史極具意義。

此批可謂爪哇史上最著名的青銅造像，出土於東爪哇距諫義里（Kediri）僅 30 公里之甘竹（Nganjuk），目前為全球公、私機構典藏，以印尼雅加達國家博物館（Museum Nasional）藏品為大宗。⁹ 過去研究已獲得一定成果，但是在東、西方學者缺乏相互理解的情況下，學術成果尚未被有效統整梳理。除此之外，仍有流散在世界各地相關典藏，未曾列入研究範疇，遑論甘竹出土之初，窖藏尊像內涵，百年來仍未得窺其全貌。幸而拜數位浪潮之賜，荷蘭東南亞學研究重鎮克恩研究所（Kern Institute）典藏之甘竹相關舊圖版，得以為全球學者應用，其中有八十多

4 Natasha Reichle, *Violence and Serenity: Late Buddhist Sculpture from Indone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20-22; John N. Miksic, *Borobudur: Golden Tales of the Buddhas* (London: Bamboo Publishing in Association with Periplus Editions, 1990), 50-53.

5 Martin Lerner and Steven Kossak, *The Lotus Transcendent: Indian and Southeast Asian Art from the Samuel Eilenberg Collection*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1), 165.

6 Reichle, *Violence and Serenity*, 11.

7 此文獻討論頗多，最早應不早於西元 540 年，至遲在辛鐸王時代已經成立，有多種版本。石井和子，〈『サン・ヒアン・カマハーヤーニカン（聖大乘論）』にみる古ジャワの密教〉，《東南アジア研究》，27 卷 1 期（1989），頁 59、60-67。

8 John N. Miksic and Geok Yian Goh, *Ancient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17), 418.

9 甘竹造像出土日期，名列雅加達國家博物館 24 件大事紀之一。Museum Nasional (Indonesia), John N. Miksic ed., *Icons of Art: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Indonesia* (Jakarta: BAB Publishing Indonesia,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National Museum, Jakarta, 2006), 74-75.

幀與甘竹窖藏相關，管見學界尚未據以研究相關議題。¹⁰ 本論在此批舊圖版基礎上，結合全球公、私典藏，擬重新探討甘竹出土之兩組金剛界曼荼羅圖像學，並配合風格分析，校驗過去學者之斷代，並嘗試在東爪哇密教信仰的歷史脈絡，檢證其可能的製作時代，釐清窖藏造像在爪哇宗教史所代表的意義，並在中世紀季風亞洲密教信仰的脈絡，總結甘竹兩組金剛界造像特點。

一、研究現況

(一) 研究史

1913 年有說為數近 90 件青銅小像，在東爪哇甘竹地區 Chandirejo 村被農人發現，該地距離一處荒廢古寺 Candi Lor 不遠，此地曾出土紀年 935 年碑銘。當考古學家意識到文物被挖掘時，農民們已將部分文物賣給私人藏家。巴達維亞博物館（雅加達國家博物館前身）人員聞風而至，追買 36 尊小像，同年稍晚又收購 6 件，1914 年再增 19 件；可惜 1931 年 9 件毀於巴黎舉行的殖民博覽會（Exposition Coloniale Internationale）荷蘭館大火。根據 1920 年的調查，藏家 J. Termijtelen 當時仍有 26 件甘竹造像，原出土總數至少 87 件，扣除毀於火災的造像，應仍有 78 尊存世，雖然如後所述，並不必然屬於兩組金剛界造像。¹¹ 上世紀二〇年代，巴達維亞博物館藏有五十多件甘竹造像。根據松長惠史報導，包括殘臺座以及四尊立姿四攝，博物館目前藏有 54 件造像。¹²

發掘至今超過一世紀的甘竹造像，陸續有零星相關研究，至上世紀九〇年代方確立其內含兩組金剛界曼荼羅。1913 年荷蘭考古學家 Nicolaas Johannes Krom（1883-1945）首先出版描述詳細、觀察敏銳的報告，內容包括大日如來等近 40

10 Leiden University Libraries Digital Collections, accessed June 15, 2022, <https://digitalcollections.universiteitleiden.nl/photography-kern>.

11 Maria Elisabeth Lulius van Goor, “Een paar mededeelingen aangaande de bronsvondst van Ngandjoek,” *Notulen Bataviaasc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 Dl. LVIII (1920): 81; Jan Fontein, *The Sculpture of Indonesia*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New York: H.N. Abrams, 1990), 231.

12 N. J. Krom, *Inleiding tot de Hindoe-Javaansche kunst II*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23), 445. 前述件數加總有 61 件，應是包括出土時造像與臺座分別出土之尊像，後述賢劫甘露光菩薩（5496）即為一例。應經重新組合，件數減少。松長惠史，《インドネシアの密教》（京都：法藏館，1999），頁 214。此數量應包括管見不屬於此二組金剛界曼荼羅之四尊立姿四攝。

件文物，並有 39 幅包含殘臺座之圖版，應僅一幅編號 8 圖版中之殘臺座與甘竹造像風格不同。N. J. Krom 雖然嘗試無效的密教圖像學解讀，但是誠如 Pauline Lunsingh Scheurleer 博士所言，此文細緻的觀察與數據，直至今日仍有高度參考價值。¹³

其後 F. D. K. Bosch 辨認此批造像為主尊是大日如來的金剛界曼荼羅，並且不只一組，因而推論可能是類似東亞之金剛界九會組合，其並出版 11 尊甘竹造像較清晰圖版。¹⁴ 在此基礎上，K. W. Lim 進一步指出該曼荼羅所依文獻為慶喜藏 (Ānandagarbha) 所撰《真實燈明》(Tattvalokakari)，其為金剛界曼荼羅根本經典《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Sarva-tathāgata-tattva-samgrahasūtra，以下簡稱《金剛頂經》) 注釋。慶喜藏為印度瑜伽部密教 (Yoga Tantra) 三大學者之一，活動於帕拉王朝 Mahipala I (在位 978-1026) 在位期間，因此推論甘竹造像時代不能早於十世紀下半葉。¹⁵ 1940 年代以來，甘竹造像已在各大展覽展出，其中任職於波士頓美術館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之荷蘭學者 Jan Fontein，舉辦印尼相關展覽多囊括此批造像，年代都定在十至十一世紀。¹⁶ 荷蘭學者 Marijke J. Klokke 和 Pauline Lunsingh Scheurleer 於 1988 年聚焦印尼青銅造像之展覽，全面考察、分組印尼青銅造像，以藝術史風格分析方法，結合上述 K. W. Lim 觀點，認為此批造像製作年代在十世紀末最後 20 年至十一世紀上半葉。¹⁷

13 N. J. Krom, "De Bronsvondst van Ngandjoek," *Rapporten van de Oudheidkundige Dienst in Nederlandsch-Indie* (1913): 59-72. 英文翻譯請見 N. J. Krom, "The Bronze-find of Nanjuk," in *Cultural Horizons of India: Studies in Tantra and Buddhism, Art and Archaeology,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4, ed. Lokesh Chandra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and Aditya Prakashan, 1995), 108-120.

14 F. D. K. Bosch, *Selected Studies in Indonesian Archaeolog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1), 123-124; Plates, Pl. II. 雖然圖版誤釋頗多。金剛界九會詳後。

15 K. W. Lim, "Studies in later Buddhist iconography,"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 kunde* 120 (1964): 339. 近年根據新發現所校訂的帕拉朝世系，Mahipala I 在位為西元 978-1026 年間。Gopal Laha, "Revised genealogy, chronology and regnal years of the kings of the Pala dynasty in the light of the latest discoveries, decipherment and presentation (750-1200 A.D)," *Proceedings of the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78 (2017): 258.

16 芝加哥展未定甘竹造像年代。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Indonesian Art: A Loan Exhibition from the Royal Indies Institute,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Chicago: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1948), 26-27; Jan Fontein, *Ancient Indonesian Art of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Javanese Periods* (New York: Asia Society, 1971), 151; Fontein, *The Sculpture of Indonesia*, 231.

17 Pauline Lunsingh Scheurleer and Marijke J. Klokke, *Ancient Indonesian Bronzes* (Leiden: E.J. Brill, 1988), 35.

數年後 P. Lunsingh Scheurleer 以為若純粹以風格分析的角度，將 A 組大日如來臺座上獸首 (Kāla) 與九世紀上半葉紀年石碑獸首比對後，認為此尊大日年代應非常接近中爪哇時期，若此批造像並非依照慶喜藏注釋所造，製作時代則可推早到十世紀上半葉 (圖 1)。¹⁸ 而在 1990 年舉辦帕拉 (Pāla) 王朝藝術大展的杭廷頓教授伉儷 (John and Susan Huntington)，亦以為甘竹造像年代在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¹⁹ 1991 年美國大都會博物館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舉辦 Samuel Eilenberg 教授收藏之印度與東南亞文物展中，包括甘竹金剛界造像，策展人 Martin Lerner 以為其年代在十世紀最後四分之一世紀至十一世紀上半葉。²⁰ 關於造像年代，前述學者所持意見相近，已有共識。

在圖像學方面，J. Fontein 九〇年代初出版之展覽圖錄，已為展出之供養天女與四攝等尊像釋名；²¹ 在此基礎上，1995 年印度學者 Lokesh Chandra 等學者合著論文，首次將藏於印尼、美國大都會博物館以及兩尊典藏於荷蘭之造像，嘗試展開較全面的圖像學研究，共討論近四十尊造像。其關於五方佛、羯磨部以外之十六大菩薩、供養天女以及四攝之考釋多正確，讓世人首次得以較深入理解甘竹造像之宗教內涵。即使其對於賢劫十六尊之論考多數有誤，但是亦讓學界理解甘竹造像為囊括賢劫十六尊之金剛界曼荼羅。²²

松長惠史在 1990 年代陸續發表印尼密教造像相關研究，1999 年出版《インドネシアの密教》(《印尼的密教》) 一書，其中一節，嫻熟運用密教文獻，對甘竹金

18 Pauline Lunsingh Scheurleer, "Bronze images and their place in ancient Indonesian culture," in *Ancient Indonesian Sculpture*, ed. Pauline Lunsingh Scheurleer and Marijke J. Klokke (Leiden: KITLV Press, 1994), 81.

19 雖然策展人不確定 3 展件是否屬甘竹金剛界造像。(Susan Huntington and John Huntington, *Leaves from the Bodhi Tree: The Art of Pāla India (8th-12th Centuries) and Its International Legacy* (Dayton, Ohio: Dayton Art Institut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0), 239-241, Pl. 83) 展件為紐約亞洲協會 (Asia Society, New York) 洛克菲勒典藏，有四尊定名為金剛神祇 (Vajra-Deities) 造像，高度為 8.3 公分小銅像 (編號 1979.087.1-4)，標註為甘竹出土之金剛界曼荼羅尊像；其中編號 1，腦後有頭光遺痕 (Asia Society Museum, accessed February 23, 2023, <https://museum.asiasociety.org/collection/explore/1979-087-1-one-of-four-vajra-deities>.)，其他三尊則否；此三尊即前述展覽之展件。尺寸較甘竹尺寸較小組即後述 B 組稍矮 0.7 公分，風格亦不盡類似，筆者以為時代應較甘竹窖藏造像晚，其編號 1 年代應早於其他造像。編號 1-3 號應為賢劫十六尊造像，編號 4 則無法判斷。

20 Lerner and Kossak, *The Lotus Transcendent*, 198.

21 Fontein, *The Sculpture of Indonesia*, 231-233.

22 Lokesh Chandra, "Identification of the Nanjuk Bronzes," in *Cultural Horizons of India*, vol. 4, 97-107.

剛界造像做更完整的圖像學解讀，更因將多數所論尊像，出版 54 幅小圖版，讓讀者得以更清楚掌握討論內容。並首次明確提出甘竹實存在兩組金剛界曼荼羅，並與相關密教文獻比對，附議 K. W. Lim 認為甘竹造像根據《真實燈明》所造，對於釐清相關議題極有助益。²³

F. D. K. Bosch 推論此批造像為金剛界九會的系統，但是並未深入討論；而 K. W. Lim 則以為根本經典《金剛頂經》並未提及甘竹大日如來造像之四面像，因此據以主張所依文本為《真實燈明》。但是事實上，金剛智於唐開元十一年（723）所譯《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以下簡稱《略出念誦經》），為《金剛頂經》成就法，已明確提及「四面毘盧遮那佛」（Vairocana，即金剛界所稱大日如來）來表現根本經典所說之「一切面安立」，K. W. Lim 僅據此立論，實頗不足，但是此後被不熟悉密教圖像的西方藝術史家奉為圭臬。

L. Chandra 等人合著之研究，並未充分理解甘竹實有兩組金剛界造像。而佛教密教學者松長惠史，其考察僅以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品為主，對於 N. J. Krom 早年已提及之造像，如十六大菩薩上首金剛薩埵（5415，圖 8），或 L. Chandra 所考釋典藏於北美大都會博物館之多數造像，未納入研究範圍，限制其對此議題有更深刻的貢獻。²⁴ 再者，松長惠史雖明確理解有兩組金剛界曼荼羅，卻認為差別不大，論述時多將其一併處理，讀者並不一定理解所論為哪一組造像。而如下所見，兩組曼荼羅不僅造像風格有異，圖像源流亦非遵循同一傳統；此外，將藏於印尼雅加達國家博物館之立姿四攝菩薩（圖 4）、泗水博物館之大日（圖 5）與阿彌陀如來像（圖 6）以及借展於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之金剛薩埵（圖 7），視為屬於此批金剛界造像，但是從風格及出土地點等因素考慮，仍有進一步討論空間。

小像發掘後百年來，學界所掌握甘竹金剛界造像件數約 60 尊。目前甘竹出

23 松長惠史，《インドネシアの密教》，頁 213-241、300-303。

24 與此同時，西方學者亦未引用松長惠史成果，沃爾特斯美術館 Hiram Woodward 在從近年學術研究思考東南亞密教一文中，討論了甘竹此批造像，但是並未引用松長惠史上述專書，請見 Hiram Woodward, "Esoteric Buddhism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light of recent scholarship,"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35, no. 2 (2004): 343-345. 即使近年出版的東南亞密教研究專書，卻將東爪哇出土之金剛界曼荼羅，誤以為主尊為金剛薩埵。Andrea Acri, "Introduction: Esoteric Buddhist Network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utes, 7th-13th Century AD," in *Esoteric Buddhism in Mediaeval Maritime Asia*, 19.

土文物，以雅加達國家博物館典藏最大宗，根據筆者所整理出具有原始編號之造像，包括兩件五方佛臺座，原應至少有 59 件。除此之外，北美公、私收藏，管見為第二大宗相關典藏，典藏單位多記錄屬於甘竹曼荼羅，除了一尊造像，皆有舊圖版或早年出版圖像。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藏甘竹造像，為收藏亞洲藝術素負盛名的著名數學家 Samuel Eilenberg（1913-1998）教授捐贈，三尊屬於尺寸較大組、七尊屬於尺寸較小組造像，過去該館曾出版圖錄，解析斷代問題，而 L. Chandra 則已討論圖像學議題，雖然仍有疑義。²⁵

此外，故印第安那大學博物館館長 Thomas T. Solley 收藏之甘竹出土造像，曾於 1994-2006 年借展北美俄亥俄州托利多（Toledo）博物館，其收藏分屬一大、一小兩件造像（表九），其中大尊者為賢劫金剛部造像，僅有 Bosch 早年出版圖像。²⁶ 最後，波士頓美術館館藏 2 件造像，一為 1968 年購藏，一為 1969 年紐約骨董商 J. J. Klejman（1906-1995）捐贈，皆屬尺寸較小組之造像，館方並未註明為甘竹出土；²⁷ 而位於美東巴爾的摩市的沃爾特斯美術館（Walters Art Museum），該館於 1990 年購藏一尊尺寸較小組之小像。²⁸ 除此之外，荷蘭國立世界文化博物館（Nationaal Museum van Wereldculturen，原熱帶博物館）兩件屬於尺寸較小組之金剛幢與金剛香，早年即為展覽常客，但是其實該館亦典藏一同組賢劫寶部造像（TM-2960-152），館方應無意識其亦為甘竹出土，將年代定在 750-1550 年。²⁹ Solley 舊藏小像、波士頓美術館、沃爾特斯美術館以及荷蘭國立世界文化博物館館藏賢劫像此五尊造像，過去未曾被學者討論。

荷蘭克恩研究所典藏甘竹相關檔案圖版 84 張，扣除 4 張風景圖版或石造造像，其銅像相關圖版多為群像，多數重複出現，亦有尊像僅有一張圖版；另有尊像原僅存上半身、但在其他圖版已復合蓮臺成貌似完整造像；經比對細節，筆者爬梳

25 Lerner and Kossak, *The Lotus Transcendent*, 198-201.

26 Bosch, *Selected Studies in Indonesian Archaeology*, Plates, Pl. III-d. 2006 年 Solley 身故後，藏品拍賣。Christie's, accessed February 21, 2023, <https://www.christies.com/en/lot/lot-4879340>, <https://www.christies.com/en/lot/lot-4879341>.

27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accessed February 21, 2023, https://collections.mfa.org/search/objects/*/nganjuk.

28 The Walters Art Museum Online Collection, accessed February 21, 2023, <https://art.thewalters.org/detail/28928/vajra-deity-from-a-mandala/>. 除此之外，一尊鼓女在其網站亦註明為甘竹出土，筆者管見，其風格不類東爪哇已知造像，金剛界曼荼羅亦無鼓女。

29 Wereld Museum, accessed February 23, 2023, <https://hdl.handle.net/20.500.11840/94912>.

出其中共有 70 尊屬於兩組曼荼羅之造像圖版。³⁰ 另有 12 尊造像舊圖版，雖然亦標注其出土於甘竹，但是從風格與圖像觀察，其並非屬於此兩組曼荼羅，筆者已另文討論，不再贅述。³¹ 而從 1913 年出版的報告中，殘臺座文物（編號 8），在此批舊圖版中並無紀錄，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立姿四攝，其中一尊亦無舊圖版，可見得甘竹窖藏出土文物數量，超過舊圖版紀錄，後述即有 3 尊管見無舊圖版之小像，一為前述 Bosch 早年已發表圖版，另有兩尊風格與兩組相同，分別典藏於大都會與雅加達國家博物館。³² 此外，本文亦將論考筆者以為松長惠史誤釋之 7 尊與兩組曼荼羅無涉造像。為利行文，以下將尺寸較大組稱為 A 組，較小者稱為 B 組。

（二）甘竹金剛界造像風格特色

東爪哇時期無論浮雕或小型造像，本質上延續了中爪哇的傳統，但是花飾複雜，彷彿為裝飾而造型，整體風格越來越遠離中爪哇時期注重整體感的造型秩序。³³ 甘竹出土此批青銅造像，也不例外；以失臘法鑄造，裝飾繁複靈巧，反映了高度純熟的工藝技巧。過去學者以為，甘竹造像以尺寸大小指涉其在曼荼羅中之層級，一共可分五組，尺寸最小、無頭光的造像代表最低階神祇，但是實際上應分兩組曼荼羅考慮。其中尺寸較大的 A 組，主尊大日如來通高為 21.5 公分（圖 1），是整批造像中最大的，其他四佛高度則為 15.7 公分上下（圖 2）；其他造像無論為菩薩或天部像，尺寸皆同，包含頭光高度為 11 公分（圖 10、13）。尺寸相對較小的 B 組，主尊佛未出土，其餘如來造像高度在 12.9 公分（圖 3），其他造像無頭光，皆同一尺寸，高度為 9 公分（圖 8、9）。³⁴ 1913 年報告中提及一尊造像，即後述尺寸較大組之金剛業（5396），中空底座有一長約 3 公分、寬 1.7 公分金版，其上刻有無法辨認文字，文中認為其他所有造像，原皆可能有此類金版。³⁵

30 OD-1705、OD-1710、OD-2765、OD-3570、OD-3571、OD-3572、OD-3574、OD-3578、OD-3581、OD-3587、OD-3588、OD-3589、OD-3591、OD-3593、OD-3594、OD-3597、OD-3601、OD-3602、OD-3603、OD-3605、OD-3608、OD-3609、OD-3613、OD-3618、OD-3632。克思研究所將舊圖版拍攝日期皆標示拍攝於 1863 至 1956 年間，但是其中具有明確拍攝年代之甘竹相關舊圖版，多拍攝於 1914-1923 年。

31 賴依縵，〈東爪哇甘竹窖藏出土九至十一世紀青銅造像——管窺馬打藍王國佛教信仰面貌〉，《故宮文物月刊》，492 期（2024.3），頁 86-95。

32 筆者目驗收藏於雅加達國家博物館的立姿四攝四尊俱存，但是舊圖版僅有三尊（OD-3605）。

33 Philip S. Rawson, *The Art of Southeast Asia: Cambodia, Vietnam, Thailand, Laos, Burma, Java, Bali*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7), 254.

34 Lunsingh Scheurleer and Klokke, *Ancient Indonesian Bronzes*, 34-35.

35 N. J. Krom, "The Bronze-find of Nanjuk," 114.

兩組造像除了尺寸不同，最顯著的區別為 A 組臉型較長，身軀、四肢修長，尤其表現在非五方佛造像（圖 13）。此組瘦長的臉部有白毫，雙眼垂視，鼻樑挺直，鼻準、鼻翼分明，嘴唇豐厚。五方佛軀幹立體精實，肩胸寬厚，胸肌隆起，上腹收縮，臍部兩側微微凸起（圖 1、2）。即使其他尺寸較小造像，雖然身形較瘦長，但亦微細地表達人體肌理。過去學者即提及此組造像置於左髀上之右足，精細地分趾鑄造如扇形散開的足趾（圖 18）。³⁶ B 組造像則是臉型方中帶圓，額廣而方，臉部五官鼻翼、嘴部較小巧，較為秀氣（圖 3、8、9）。五方佛軀幹從側面觀察，趨向扁平，較為形式化，其他造像亦同，對於軀幹、足部的塑造，皆較 A 組鬆垮。A 組許多尊像抬頭挺胸，精神昂揚，朝氣十足，女尊動勢較大，靈巧又相當有戲劇性（表六、七）。反觀 B 組，非五方佛之造像多微低頭左傾，往下垂視，寂靜內斂（表一～八）。

裝飾技法方面，皆頭戴五葉型冠飾，寶珠紐冠頂；A 組皆以立體小珠、瓣形紋飾貼飾，B 組則立體紋飾減少，代之以陰刻菱格紋。長髮皆攏起於冠內，但垂兩撮於肩上，下垂的冠繪、垂髮如勾型上翹，對稱裝飾於兩肩。尊像上身赤裸，以各式莊嚴嚴身，兩組皆有項飾、華麗臂釧、腕釧，以及光素肘釧，肘釧應是東爪哇時期特有配飾。而 A 組一如中爪哇傳統，僅男尊在腹腔與胸腔間綁有腹帶，並配戴自肩披掛而下的聖紐（圖 13）；女尊則在胸、背有穗狀瓔珞裝飾（表六、七）。而 B 組無論男女尊皆有腹帶，其五方佛（圖 3）、羯磨部（圖 14）及女尊造像有雙重項飾。

兩組男尊著過膝、女尊著及踝有紋飾布裙，纏腰布以細帶綁縛，其下有腰帶打結，在身後形成蝴蝶結。除此之外，A 組的腰帶兩邊各有兩條帶飾緩洩至蓮臺，臀部正中另有一條如燕尾的帶飾垂下，即使在背面，仍有紋飾。整體而言，兩組造像充滿細碎細節的裝飾，形成甘竹造像特有的靈巧活潑之感。³⁷ 專精帕拉朝藝術史的學者杭廷頓教授伉儷與荷蘭藝術史學者 M. J. Klokke 與 P. Lunsingh Scheurleer 皆總結此批文物，應為延續爪哇自身的藝術傳統，而非域外影響。³⁸

36 Lunsingh Scheurleer, "Bronze images and their place in ancient Indonesian culture," 81.

37 Lunsingh Scheurleer and Klokke, *Ancient Indonesian Bronzes*, 33-34.

38 S. Huntington and J. Huntington, *Leaves from the Bodhi Tree*, 240; Lunsingh Scheurleer and Klokke, *Ancient Indonesian Bronzes*, 35.

二、圖像學研究之一：金剛界曼荼羅

(一) 根本經典與金剛界曼荼羅

前人研究已肯定甘竹造像為立體的金剛界曼荼羅，其根本經典為 *Sarvathāgata-tattva-samgraha-sūtra*，北宋初年施護等譯三十卷本《佛說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為全譯本。³⁹ 但是八世紀中葉唐玄宗天寶年間不空金剛已翻譯第一品金剛界品，為《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三卷，因此東亞古來簡稱此經為《金剛頂經》。然而，最早翻譯出中文的相關經典是前述金剛智於八世紀上半葉所譯《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與不空本最大不同是五方佛騎乘鳥獸座。應成立於七世紀後半期的《金剛頂經》為印度中期密教的代表性經典，因其高度體系性的內涵，在密教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⁴⁰

《金剛頂經》共有金剛界等四大品，除了第二品為十種曼荼羅，其他三品皆講述不同型態組合的六種曼荼羅。第一品〈金剛界品〉所說第一種曼荼羅，稱為金剛界「大」曼荼羅，即俗稱之成身會，一般簡稱「金剛界曼荼羅」，是此品代表性曼荼羅。東亞特有的金剛界九會曼荼羅，已知最早源流為唐代九世紀初繪畫，為前述六種曼荼羅再加上《金剛頂經》他品以及《般若理趣經》所說曼荼羅所構成，為唐代中國密教祖師創發，而金剛界「大」曼荼羅，則位於正中心。⁴¹ 甘竹窖藏青銅小像，即為兩組金剛界「大」曼荼羅（以下簡稱為金剛界曼荼羅）。

金剛界曼荼羅的基本構成為中央佛部大日如來、東方金剛部阿閼如來、南方寶部寶生如來、西方蓮花部阿彌陀如來以及北方羯磨部不空成就如來等五方佛。五方佛各有其眷屬，大日如來之四親近金剛波羅蜜、寶波羅蜜、法波羅蜜以及羯磨波羅蜜，在根本經典中為標誌，亦即象徵的形象，並未擬人化。其他分屬東、南、西、北方之四部，有十六大菩薩，皆以「金剛」為灌頂名，其上首為東方金剛薩埵，次為金剛王、金剛愛、金剛喜；南方則為金剛寶、金剛光、金剛幢、金

39 T18 # 882，頁 341-445。

40 分別為 T18 # 865，頁 207-223；T18 # 866，頁 223-253；賴富本宏，《『金剛頂經』入門》（東京：大法輪閣，2007），頁 38-43。

41 梅尾祥雲著，吳信如主編，《曼荼羅之研究》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1），頁 263-268。金剛界曼荼羅由真言宗及天台密宗僧人自唐請回日本，版本不盡相同。請見賴富本宏，《曼荼羅の鑑賞基礎知識》（東京：至文堂，1991），頁 119-136；田中公明，《兩界曼荼羅の仏たち》（東京：春秋社，2017），頁 113-127。真言宗之曼荼羅流傳有序，台密系統者歷史則多較為不明。

剛笑；西方爲金剛法、金剛利、金剛因、金剛語以及北方金剛業、金剛護、金剛牙、金剛拳等。而供養天女有兩組，可爲八大供養天女，金剛嬉、金剛鬘、金剛歌、金剛舞爲內四供養天女；金剛香、金剛花、金剛燈、金剛塗爲外四供養天女。而鎮守四方爲門衛之四攝智爲金剛鉤、金剛索、金剛鎖、金剛鈴。以上爲金剛界 33 尊。東亞所熟知的傳統乃將上述四波羅蜜擬人化，因此以 37 尊記述（表十三）。⁴²

再依不同傳統，曼荼羅外圍有賢劫千佛或其代表的四部賢劫十六尊菩薩。《金剛頂經》論及金剛界曼荼羅時，有「門中一切處，守護門四眾，安立於外壇，應畫摩訶薩」之記載，此爲繪製賢劫千佛之傳統；而《略出念誦經》，則提到應繪慈氏、阿時多等賢劫菩薩，此爲描述繪製賢劫十六尊，但是並未記載詳細圖像資訊。⁴³ 然而賢劫十六尊相關唐本圖像，可在現圖金剛界九會曼荼羅中，繪有賢劫十六尊之他會追索。⁴⁴

過去學者已提及，賢劫十六尊成立之初，應是以標誌形式存在，或因此之故，各文獻記載或各地曼荼羅所繪之手印、持物不盡統一，甚或其尊名順序亦有出入。⁴⁵ 《金剛頂經》注釋之《真實燈明》所說大曼荼羅，爲賢劫十六尊系統，但是其僅說明四部各持其部族三昧耶形。⁴⁶ 然而被認爲是《金剛頂經》釋怛特羅的《惡趣清淨怛特羅》（*Sarvadurgati-pariśodhana tantra*），在九佛頂曼荼羅部分，漢譯本有十世紀末法賢譯《佛說大乘觀想曼拏羅淨諸惡趣經》，其中有賢劫十六尊圖像之解說。⁴⁷ 以下各尊名漢譯，將依時代較接近甘竹造像之此法賢北宋初年譯本，但是如上所述，賢劫十六尊之持物各地傳統不盡相同，因此亦參酌唐本曼荼羅

42 根本經典中，四波羅蜜爲三昧耶形，乃「大金剛形」、「大金剛寶形」、「大金剛蓮花形」及「大羯磨金剛形」。T18 # 865，頁 213c-214a。

43 T18 # 865，頁 217a；T18 # 866，頁 241a。

44 〈九會金剛界曼荼羅〉，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圖像部 I，頁 931-934。保存在日本真言宗的唐代金剛界大曼荼羅，最外院繪賢劫千佛；但是天臺密教系統常見的八十一尊金剛界曼荼羅，最外院則繪有賢劫十六尊，請見賴富本宏、下泉全曉，《密教佛像圖典》（京都：人文書院，1994），頁 335-358。

45 松長惠史，《インドネシアの密教》，頁 249；森雅秀，〈賢劫十六尊の構成と表現〉，收入宮坂宥勝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刊行會編集，《宮坂宥勝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インド学密教学研究》（京都：法藏館，1993），頁 929-931。

46 梅尾祥雲著，吳信如主編，《曼荼羅之研究》上，頁 316-317。

47 法賢即天息災，其在宋太平興國七年（982）已入譯經院，此經典成立應在此前，請見（宋）贊寧，《大宋僧史略》（T54 # 2126，頁 240b）；塚本啓祥等編著，《梵語佛典の研究》（京都：平樂寺書店，1989），頁 211-214。

(表九~十三)。

(二) 甘竹兩組金剛界 33 尊圖像學

關於兩組曼荼羅各尊造像，在前述學者努力下，已釋名多數尊像，五方佛 A 組俱存，B 組則是若接受松長惠史所說，藏於泗水博物館的兩尊造像為此組曼荼羅造像（圖 5、6），則亦五尊俱全（表一）。A 組之四波羅蜜鑄造於大日如來須彌座蓮臺（表一-1）。十六大菩薩中，筆者掌握 A 組 11 尊、B 組 12 尊造像（表二~五）。其中 5 尊過去未曾論考（A 組金剛寶、笑、語，B 組金剛笑、業），此外，有 6 尊包括 A 組所謂此組金剛薩埵（圖 7）、誤釋為金剛藏之金剛護（5500，圖 15）、B 組誤釋有兩尊金剛王（5920、5931，圖 16）、誤釋為金剛拳之金剛喜（1987.142.8，圖 9）以及誤釋為金剛寶之賢劫尊勇猛菩薩（5583，圖 20）等需進一步討論。

八大供養天女方面，A 組留存有六尊、B 組五尊，僅 A 組一尊造像尚需進一步討論（表六、七）。四攝智中則 A 組俱全，無圖像學問題須進一步釐清。B 組松長惠史以為藏於雅加達國家博物館之四尊立姿四攝為此組造像，筆者已撰文就其風格與圖像學討論其與 B 組並不一致，而其金屬成分為含錫量多高達三成甚或近四成之高錫青銅，與 B 組曼荼羅整體亦不相類。⁴⁸ 以下將進一步檢討松長惠史對於前述兩尊金剛王之定名，並討論波士頓美術館藏品（68.437，圖 17），實為 B 組之金剛鎖，以釐清此組四攝相關問題（表八）。以下依尊格順序分論。

1、五方佛與四波羅蜜

A 組

五方佛俱存，主尊佛大日如來為《略出念誦經》所說之四面大日，頭戴高冠，握金剛杵結覺勝印，趺坐於有傘蓋、背屏之須彌座蓮臺（圖 1）。其他四尊如來趺坐於無背屏之須彌蓮臺，目前僅寶生如來保存橢圓形頭光。阿閼如來結觸地印持金剛杵、寶生如來右手結與願印捧寶珠（圖 2），阿彌陀如來雙手結定印捧蓮，而不空成就如來雙手及腿部斷壞，但是從殘像觀察，其右手可結經典所說之無畏印（表一）。

48 賴依縵，〈東爪哇甘竹窖藏出土九至十一世紀青銅造像——管窺馬打藍王國佛教信仰面貌〉，頁 91；內藤榮，〈インドネシアの密教及びヒンドゥー教における鈴（れい）について：金属成分分析による分類〉，《密教文化》，244 期（2020.3），頁 25。

五方佛須彌座上緣皆以朵花為飾，束腰有鏤空裝飾，其鳥獸座自有山形門楣之門闕躍出（圖 2），分別為獅、象、馬、孔雀及金翅鳥。而大日如來臺座前方與右方有金剛杵、金剛寶為飾，左方原應有十字金剛杵，現殘，背後有金剛蓮花，為忠於經典所說之三昧耶形四波羅蜜（表一 -1）。⁴⁹ 大日如來鏤空背屏，拱券兩端為向外張口之摩羯魚，上方獸首為東爪哇時期僅有之例；背屏下層兩側各有一組立獅與臥象。拱券之獅子獸首、摩羯魚裝飾原皆源於植物裝飾，整體風格細碎、捲曲扭動，與如來寶冠、裝身具繁複的裝飾，創造了東爪哇所特有的繁冗華美風格。⁵⁰

B 組

五方佛舊圖版僅有三尊資訊，但是臺座、背屏俱全，為結觸地印阿閼如來、結與願印並捧寶珠之寶生如來，以及右手掌心有十字金剛杵結無畏印之不空成就如來（圖 3），皆跏趺坐於須彌座蓮臺。束腰鏤空之須彌座亦以朵花為飾，座前有分別為象、馬以及金翅鳥之鳥獸座。如來鏤空背屏，頭光部分內有一圈連珠紋，外飾火焰紋，肩部兩側則有外形如摩羯魚的捲草紋飾（表一）。

松長惠史提出藏於泗水博物館 1992 年出土於甘竹西南方 Ponorogo 的大日如來（圖 5）以及阿彌陀如來（圖 6），屬於此組佚失之五方佛。⁵¹ 此尊四面大日如來結智拳印、阿彌陀如來結定印，半跏趺坐於須彌座蓮臺，後皆有背屏。大日如來造像鏽蝕嚴重，但仍可見如來頭戴尖冠、臉型圓潤、雙眼眯視，繁複瓔珞莊嚴嚴身，難以辨認是否有腹帶。其頭光雖然如 B 組，內有連珠紋、外圈為火焰紋，但是其整體背屏頂部以圓拱為頭光、其下兩側橫申有張口向外摩羯魚，頂有傘蓋的型式又接近於 A 組大日如來風格，然而泗水博物館此尊如來背屏橫桿以下僅以捲草紋裝飾，又與之不同。此外其須彌座蓮臺，無鏤空，獅座昂首立於一小基座上，皆未見於甘竹造像。此尊大日如來造形與繁複厚重的裝飾風格，與以靈巧見稱的甘竹造像，並不相類，況且其背屏、臺座與 B 組造像實差異頗大（圖 5）。

反觀泗水博物館阿彌陀如來像與 B 組如來像相當類似（圖 6），臉型同為方中

49 松長惠史，〈ジャワ島出土の密教尊像の再考察〉，《密教図像》，34 卷（2015），頁 33-35。

50 F. D. K. Bosch, *The Golden Germ: An Introduction to Indian Symbolism*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1994), 23-46; Lunsingh Scheurleer and Klokke, *Ancient Indonesian Bronzes*, 35.

51 松長惠史，〈インドネシアの密教〉，頁 220-221。

帶圓，額廣而方，頭戴高冠，飾有肘釧、臂釧、腕釧、腹帶，皆如甘竹造像；舟型背光鏤空，頭光內以連珠紋、外以火焰紋裝飾，肩下兩側有類似摩羯魚的捲草紋裝飾，亦與 B 組造像雷同。但是其須彌座無鏤空裝飾，孔雀座立於與 A 組如來像類似之門闕前，若為同組造像，何以基座不同？況且甘竹兩組如來，多持其部族標誌，但是此尊僅結印，未有持物。綜上所述，筆者無法同意出土於 Ponorogo 二尊如來像，屬於甘竹任何一組金剛界曼荼羅。此二尊可為單尊像，或屬他組曼荼羅。⁵² 除此之外，B 組無四波羅蜜留存遺跡。

2、四部十六大菩薩（表二～五）

密教造像皆有其圖像特徵，或為手印、或為其本誓象徵標誌之持物。十六大菩薩之標誌在《金剛頂經》序分，已多數敘明清楚：「金剛、鉤、箭、喜、寶、日、幢幡、笑、蓮、劍、妙輪、語、羯磨、甲、怖、持。」⁵³ 僅有每個部族最後一尊，多為一種狀態的表達，較為抽象。除此之外，其他三尊尊像在金剛部分別為金剛薩埵持金剛（杵）、金剛王持鉤與金剛愛持箭；寶部則為金剛寶持寶、金剛光持日（輪）與金剛幢持幢幡；蓮花部為金剛法持蓮、金剛利持劍與金剛因持法輪；羯磨部為金剛業持羯磨（杵）、金剛護持甲（冑）以及金剛牙持牙展現怖畏之憤怒像。而金剛喜、金剛笑、金剛語與金剛拳，需進一步對照各尊出生段等之文本內容，方能較明確理解其持物或手印。以下將根本經典《金剛頂經》、注釋《真實燈明》，與前述未曾被討論過或仍有疑義尊像相較，辨考其圖像學（表十三）。以下分四部依序討論。

（1）東方金剛部（表二）

金剛部 A 組已釋名者，有所謂右手當胸持金剛杵之金剛薩埵（圖 7），左手持箭金剛愛（5401）以及右手置於胸前之金剛喜（5412）3 尊。B 組則有 N. J. Krom 已釋名之持鈴、杵金剛薩埵（5415，圖 8）以及兩尊持鉤金剛王（5920、5931，圖 16）等 3 尊。

金剛薩埵

A 組之金剛薩埵為松長惠史所定，高 11 公分（圖 7），其頭後方有固定頭光遺

52 B 組造像風格如後所述，並非少數。

53 T18 # 865，頁 207b。

痕，透露其如其他 A 組造像，皆有頭光。此尊為 1967 年進入荷蘭亞洲藝術之友協會（MAK）典藏，右手持金剛杵；根據學者描述，左手置髀持金剛鈴，雖然筆者在圖版中難以辨認。荷蘭學者以為其尺寸、造像風格都與甘竹 A 組造像相類，但是並未如松長惠史認為其屬於甘竹曼荼羅，並提及可作為本初佛之單尊像。⁵⁴ 此尊並無舊圖版，然而如前所述，不妨礙可為甘竹出土。確實其不僅風格、尺寸與 A 組類似，頸飾、腹帶、聖紐等裝飾亦皆如甘竹造像；然而，臉部五官、身體肌肉、各式莊嚴之塑造，缺乏 A 組造像清晰明確的再現。例如 A 組清楚鑄造出上、下眼瞼與眼珠、瞳孔，但是此尊像並未以相同方式處理；而其下腹亦並未塑造一如 A 組之肌理，足趾亦無如前述扇形展開的細節表現。此外，其肘釧細小，近乎素淨，但是偏細的腕釧則有斜紋裝飾，正好與 A 組之裝飾規律相反。此尊在各種細節的表現及鑄造工藝技術，皆不若 A 組，應如荷蘭學者所見，不屬於甘竹兩組曼荼羅造像。

金剛王

在 A、B 兩組造像中，皆有一尊持長棒造像（5920、5495），綜觀金剛界圖像，並無持棒者，其應實為持鉤，長棒應是前端鉤部斷壞。而持鉤者有十六大菩薩中金剛部之金剛王以及四攝之金剛鉤。目前臉型、四肢瘦長之持長棒造像，被釋為 A 組四攝之金剛鉤（5495，表八）；而有兩尊應皆屬 B 組方額寬顎之造像，持長鉤者（5931，圖 16），J. Fontein 與 L. Chandra 早已釋為四攝之金剛鉤，一尊則目前持長棒（5920），兩者俱被松長惠史釋為金剛部金剛王（表二、八）。⁵⁵ 一組曼荼羅僅有一尊金剛王，透露松長惠史誤以為前述兩尊（5920、5931）分屬兩組曼荼羅。

目前持棒斜往上舉、前端鉤部斷壞者（5920），昂首睥睨右方；而保存完整之持鉤造像（5931），身體朝正前方、目光往下端視，與後述同為四攝之金剛鎖雷同，因此應如前賢所言，持鉤造像（5931）為金剛鉤；鉤部斷壞者（5920）應為金剛王。

54 Lunsingh Scheurleer and Klokke, *Ancient Indonesian Bronzes*, 103.

55 松長惠史，《インドネシアの密教》，頁 303；Fontein, *The Sculpture of Indonesia*, 231；Chandra, "Identification of the Nanjuk Bronzes," 107.

金剛喜

B 組有一尊藏於大都會博物館造像，並有舊圖版（高 9.2 公分，OD-2246，圖 9），雙手於胸前持一對如結拳之下臂，L. Chandra 定名為羯磨部之金剛拳。⁵⁶ 然而《金剛頂經》述金剛拳之出生段：「……，生金剛縛形，住佛掌中……，則彼金剛縛授與一切如來金剛拳大菩薩摩訶薩雙手。」即其標誌為兩手交縛的金剛縛形，而其所結手印為「二拳而相合」，再度說明為二手相縛如拳之印。⁵⁷ 《真實燈明》述圖像為「於三昧耶拳中插入金剛」，三昧耶拳即金剛縛；⁵⁸ 皆提示為雙手抱縛之拳，一如後述 A 組之金剛拳（表五）。

而根本經典金剛部金剛喜出生段：「作一切如來善哉相」；⁵⁹ 如何表現抽象的善哉讚嘆像，《略出念誦經》解釋：「次畫稱善哉，作拳如彈指像。」彈指在印度為表示歡欣、讚嘆所做動作。《真實燈明》亦載「二手作金剛拳，而與之善哉之稱呼」，可知是雙手結拳做彈指像讚嘆。⁶⁰ 此尊所持之結雙拳像，符合文獻所說。若再仔細觀察，雙拳處於最內側之食指，高於他指，應是為表達彈指。此尊釋為金剛喜應無疑義（表二）。除此之外，B 組除了女尊像，如下所述，目前僅見北方羯磨部尊像皆戴雙重項飾，但是此尊僅有一重項飾，可再旁證其非羯磨部之金剛拳造像（表五）。

與此同時，松長惠史定名為 A 組金剛部金剛喜造像（5412），其反覆斟酌，並未明確提出釋名之解釋；此尊左手結拳置髀，高舉胸前之右手，其食指與小指可見指尖斷壞，此尊或亦做彈指之相，因仍可見食指稍高於彎曲向前之中指與無名指。

綜上所述，兩組造像 A 組目前僅知出土兩尊，即金剛愛及可為金剛喜之造像；B 組則有金剛薩埵、金剛王與金剛喜。

56 Chandra, "Identification of the Nanjuk Bronzes," 101. 根本經典《金剛頂經》記載金剛拳之手印及三昧耶形為「金剛縛」，慶喜藏解釋為「於三昧耶拳中插入金剛」。（梅尾祥雲著，吳信如主編，《曼荼羅之研究》上，頁 314）

57 T18 # 865，頁 213bc、222a。

58 「堅固結合掌，諸指互交結，名為金剛掌，極結金剛縛。諸三昧耶印，皆生金剛縛，我今說結儀，金剛結無上」。T18 # 865，頁 220c。

59 T18 # 865，頁 209b。

60 T18 # 866，頁 240c；梅尾祥雲著，吳信如主編，《曼荼羅之研究》上，頁 312；中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已知彈指表欣喜之意，請見吳其昱著，許章真譯，〈世說新語所引胡語蘭闍考：為紀念陳寅恪先生而作〉，《中國書目季刊》，20 卷 1 期（1986），頁 192-203。

(2) 南方寶部 (表三)

此組過去之研究成果為 A 組無尊像遺留；B 組則有所謂持寶上舉額前之金剛寶 (5583)、持日輪金剛光 (5916) 及持幢金剛幢 (TM-2960-54, OD-2765) 3 尊，後兩尊皆右手持標誌，左手置髀後蓮臺。

金剛寶

松長惠史所辨識之所謂 B 組金剛寶 (5583, 圖 20)，不僅右手持寶珠，左手事實上亦持蓮莖，上原應有蓮臺，與《金剛頂經》所述，此尊僅持寶珠圖像不符，與《真實燈明》記載：「左手持金剛拳印握鈴，……右手持金剛拳，而以具如意寶珠尖端之五鈷杵為標誌，且持之當於額上。」亦不符。⁶¹ 綜觀甘竹造像，此尊圖像，符合右手持部族標誌，左手持各尊標誌之賢劫十六尊圖像，並非金剛寶造像，進一步討論見下節。

而在舊圖版 (OD-3594) 中，有一尊屬於 A 組之保存良好造像 (5498, 圖 10)，左手握拳置腰側，右手高舉寶珠於額上，未持金剛鈴。《金剛頂經》序分所說金剛寶之自性為「一切如來灌頂寶」，《略出念誦經》則進一步說明：「將彼金剛摩尼於己灌頂處置已……」，意即將金剛寶置於額前，據此，其應可定名為金剛寶。如後所述，A 組並不以《真實燈明》為造像原典，其未如該注釋所述持鈴，並不妨礙以上釋名。⁶²

金剛笑

波士頓美術館藏一尊 B 組造像，館方釋名為多羅 (Tara)，有舊圖版 (高 8.9 公分, OD-2247, 圖 11)，過去亦未曾被列入甘竹金剛界造像之列。其左手置於左髀後蓮臺，右手捧持一物，前高後低，立面有一排整齊牙齒。《金剛頂經》金剛笑出生段，說此菩薩之三昧耶形為：「生金剛笑形」，《略出念誦經》則說此尊標誌為「露齒像」。⁶³ 《真實燈明》說此尊持「金剛附著於齒鬘之兩端」，左手安於座上。⁶⁴ 據此可知此尊是以「露齒微笑」為標誌，提示其為令諸如來歡笑之「金剛笑」造像。

61 梅尾祥雲著，吳信如主編，《曼荼羅之研究》上，頁 313。

62 T18 # 866，頁 229c。

63 T18 # 865，頁 210c；T18 # 866，頁 240c。

64 梅尾祥雲著，吳信如主編，《曼荼羅之研究》上，頁 313。

舊圖版中有一尊（5479，OD-3609）屬於 A 組十六大菩薩之造像，頭光保留完整、但是腰部以下斷壞，右手上舉至胸前，原持物前端斷壞，掌中似仍存後端（圖 12），亦未曾被納入甘竹金剛界造像之列。考慮到 A 組十六大菩薩中，除了金剛笑，仍下落不明者有金剛光、幢、利，其所持標誌如前所述為日輪、寶幢與劍，皆不似此圖像，但是其應可持「金剛附著於齒鬢之兩端」之金剛笑標誌，因此筆者暫將其亦釋為金剛笑。

以上為寶部，A 組存金剛寶以及可為金剛笑之二尊造像，B 組則有金剛光、金剛幢與金剛笑三尊。

（3）西方蓮花部（表四）

西方蓮花部已釋名 A 組之左手持蓮苞、右手開敷花之金剛法（5402），與當心持法輪金剛因（5405）兩尊；B 組則有同樣圖像之金剛法（5420），右手持劍、左手當心持梵籥之金剛利（5414）以及捧如來舌（5422）之金剛語三尊。⁶⁵

金剛語

現存雅加達國家博物館，一尊留存有舊圖版之造像（5478，OD-3591，圖 13），右手上持法螺於胸前、左手結金剛拳置於腰側，未曾被討論。⁶⁶《金剛頂經》金剛語圖像三昧耶形為「金剛念誦形」，《略出念誦經》則述明此尊標誌以「舌」為象徵，具赫奕光明；《真實燈明》亦言明其圖像為「持金剛舌」，B 組像即為表現廣長舌像。⁶⁷但是年代為十一世紀、十二世紀之交的密教圖像全集 *Niṣpannayogāvalī* 記錄其圖像為左手持螺。許多經典，包括《略出念誦經》即以法螺為佛說法「令大法聲遍一切處」的象徵，A 組此尊是否即是以螺表現「金剛念誦」、「金剛語」？金剛界曼荼羅並無持螺尊像，在此脈絡下，此尊應可釋為金剛語。⁶⁸綜上所述，兩組皆各有三尊出土，即 A 組金剛法、金剛因、金剛語，B 組則有金剛法、金剛利、金剛語。

65 松長惠史文中計算金剛因有兩尊，但是圖版只發表 A 組造像，筆者亦未尋得 B 組金剛因之任何資訊，故其應為筆誤，請見松長惠史，《インドネシアの密教》，頁 226。

66 此尊舊圖版並無頭光，但是在雅加達國家博物館展出則有完整頭光。

67 T18 # 865，頁 212a；T18 # 866，頁 240c；梶尾祥雲著，吳信如主編，《曼荼羅之研究》上，頁 314。

68 松長惠史，《インドネシアの密教》，頁 222；T18 # 866，頁 252ab。

(4) 北方羯磨部 (表五)

此部 A 組已釋名 3 尊，即以指尖持羯磨金剛杵於胸前，左手結拳置左髀之金剛業 (5396)；二手結拳持金剛杵舉於臉頰兩側，齧牙咧嘴之金剛牙，然而左側金剛杵斷壞 (5404)；以及雙手交縛成拳，於中插入金剛杵之金剛拳，此尊腰部以下斷壞 (5411)。金剛業頭光保留完整，金剛牙頭光上半部斷壞，金剛拳頭光佚失。

B 組則已釋名於胸前捧持金剛甲冑之金剛護 (5421)，以及二拳分別持金剛杵於頰側、並以小指象徵獠牙插入口中之金剛牙 (5919)，兩尊皆著雙重項飾。兩組金剛牙持金剛杵代表犬牙外出圖像，有著細微的差別，但是皆怒目圓睜、鼓腹，表現其兇惡藥叉神性格。⁶⁹ 以下進一步討論兩尊此部族仍有疑義造像。

金剛業

根據舊圖版 (OD-2238)，B 組有一尊保留完整造像 (圖 14)，倨傲微朝右傾側，胸前右手中指指尖立一五鈷羯磨金剛杵、左手置腰側持五鈷金剛鈴，其應為《真實燈明》所述羯磨部上首菩薩金剛業：「其左手持金剛拳握羯磨鈴，且現傲慢之像，右手中指舉羯磨杵當於自胸。」根據 N. J. Krom 描述詳盡之報導，為其考古報告截稿後，第二批進入雅加達國家博物館之館藏。⁷⁰

金剛護

藏於大都會博物館一尊 A 組包括頭光之完整造像 (5500，圖 15)，N. J. Krom 早已辨認其捧甲冑，但是館方僅釋名為菩薩坐像，L. Chandra 則以為手捧之物為子宮型，因此釋為金剛藏，若與前述 B 組比對持物，此尊為金剛護無疑。⁷¹ 觀察兩組造像，此 A 組造像，除了有倒梯形之身甲，還有與肩同高、平舉之上肢護甲，B 組者僅存倒梯形之身甲。綜上所述，A 組金剛業、金剛護、金剛牙、金剛拳 4 尊皆出土，B 組則有 3 尊，僅金剛拳未有資訊。

69 T18 # 865，頁 207b。

70 姆尾祥雲著，吳信如主編，《曼荼羅之研究》上，頁 314；N. J. Krom, "The Bronze-find of Nanjuk," 120.

71 T18 # 882，頁 348a；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ccessed February 23, 2023,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9152>; N. J. Krom, "The Bronze-find of Nanjuk," 118; Chandra, "Identification of the Nanjuk Bronzes," 103.

3、八大供養天女（表六、七）

八大供養天女造像過去為展覽常客，其多持各種易於辨認法器，A 組動勢較大，相當引人注目。A、B 兩組供養天女，皆已釋讀。A 組內四供養有雙臂斷壞之金剛嬉（1987.142.61）、舞動金剛杵之金剛舞（5407）2 尊，兩者皆保留頭光。外四供養俱全，皆左手持其標誌，金剛香左手持香爐、右手原有持物但今斷壞（5408）；金剛花持盤花與花穗（5502），金剛燈持一對燈台（5409），金剛塗則持香水盤（5501）；僅後兩尊保存頭光。

B 組內四供養則存持鬘之金剛鬘（5424）、持箜篌之金剛歌（5423）2 尊；外四供養存 3 尊，為金剛香持金剛香爐與散香器（TM-1770-284，OD-2766）、金剛花雙手捧花盤（5928），以及大都會博物館藏金剛塗捧盛有香水之法螺，其左手似持法器，但是無法辨認（1987.142.9）。

需稍加討論者，為 A 組金剛嬉。此組供養天女，其身體多呈正面或呈 3/4 正面，往右昂首傲視，不似 B 組供養天女，皆一如前述十六大菩薩，寂靜向前凝視；L. Chandra 所釋現藏大都會博物館之此尊金剛嬉，其下臂斷壞，實難辨認是否僅結手印、持鬘或持樂器，尊名難以判定，亦無舊圖版，出處難下定論，但是風格與此組供養天女相類；此外，A 組風格罕見有其他相類造像，因此遵從前賢判斷，定為甘竹出土金剛嬉。⁷²

4、四攝智（表八）

四攝智或稱為四攝，為曼荼羅四門門衛，其持物一如其名。若根據松長惠史研究，兩組皆全數留存。尺寸較大的 A 組有持前端斷壞如長棒之金剛鉤（5495），雖然如前所述，此尊亦可為金剛部金剛王；以及持繩索金剛索（5403）、持鎖鍊金剛鎖（鑲）（5406）及持鈴高舉之金剛鈴（5499）。B 組方面，過去歐美學者皆未曾討論，松長惠史則以為藏於雅加達國家博物館的四尊立姿四攝智（高 9 公分、寬 5.5 公分，5909、5913、5929、5933，圖 4）屬於此組造像，但是前已提及所論應非。⁷³ 以下將討論有舊圖版之一尊應屬此組四攝造像。

72 Chandra, "Identification of the Nanjuk Bronzes," 103.

73 松長惠史，《インドネシアの密教》，頁 229、301。尺寸請見 Museum National (Indonesia), John N. Miksic ed., *Icons of Art: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Indonesia*, 258.

金剛鉤與金剛鎖

如前所論，B 組留有兩尊應持鉤狀物造像，一尊可為金剛王、一尊則可為金剛鉤，筆者將保留完整之持鉤像（5931，圖 16）定為四攝中之金剛鉤。除此之外，波士頓美術館館藏一尊坐像（68.437，OD-3574，高 9.4 公分，圖 17），館方釋名為金剛嬉（Vajralāsya），但是其手持目前斷壞之鎖鏈，由舊圖版證明其亦為甘竹出土。比對文獻與 A 組造像，根據持物，應即為四攝之金剛鎖。⁷⁴ 隨著與 B 組尺寸、風格相符之金剛鉤與金剛鎖造像之辨識，筆者以為應考慮此二尊為 B 組四攝。此外，四攝中金剛鉤、索、鎖皆雙手持物，但是金剛鈴僅右手持鈴，《真實燈明》述明其「左手安座上」，透露四攝為坐姿，才有可能將手安座，一如其他造像。如後所述，此 B 組造像為前賢所說，乃忠實依照《真實燈明》所造之群組，而此經典所說為坐姿四攝，進一步否定松長惠史以為立姿四攝屬於此組之說。⁷⁵

三、圖像學研究之二：甘竹賢劫十六尊圖像

甘竹有兩組金剛界曼荼羅，因此原應留存兩組共 32 尊賢劫十六尊造像。過去 N. J. Krom、L. Chandra 等學者雖然曾嘗試為幾尊賢劫尊像定名，但是 N. J. Krom 文發表於上世紀初，可供佐證資料不多，L. Chandra 文則多數誤讀，因其未理解部族以所持三昧耶形分類的原則。⁷⁶ 松長惠史掌握雅加達國家博物館所藏 13 尊造像，但因誤判二部族之三昧耶形，造像之族屬隨之誤釋，其釋讀僅有 6 尊較符合經典所說圖像。筆者參酌舊圖版、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品以及歐、美公、私藏品，掌握共 25 尊相關圖版，其中尺寸較大之 A 組，東方、南方各缺 2 尊，西方、北方各缺 1 尊，故原至少出土 10 尊。尺寸較小的 B 組，僅南方尊格欠失 1 尊，原至少出土 15 尊。

甘竹此兩組賢劫十六尊，皆手持各部族三昧耶形，如《真實燈明》所說：

彌勒菩薩等居於東方之部分者，與金剛薩埵同，俱持金剛也。居於南方之部分者，與金剛寶同，俱持寶珠也。居於西方之部分者，與金剛法同，俱

74 T18 # 865，頁 215c。

75 姆尾祥雲著，吳信如主編，《曼荼羅之研究》上，頁 316。

76 其賢劫十六尊中附圖釋名符合圖像學者，管見僅 B 組月光一尊，以下不一一列舉。Chandra, "Identification of the Nanjuk Bronzes," 106.

持金剛蓮也。居於北方之部分者，與金剛業同，俱持羯磨杵也。⁷⁷

透露賢劫尊即使各尊尊名無法確認，但至少可確認其族屬。本文以宋代《佛說大乘觀想曼拏羅淨諸惡趣經》尊名為準，即東方慈氏、不空見、除一切罪障、破一切憂闇，南方香象、勇猛、虛空藏、智幢，西方甘露光、月光、賢護、熾盛光，以及北方金剛藏、無盡意、辯積、普賢（表十三）。⁷⁸ 以下依四部分論。

（一）賢劫金剛部（表九、十三）

兩組皆持金剛部標誌之金剛杵，惟持拿方式稍有不同，尺寸較大 A 組為右手手心朝上持金剛杵於胸前；尺寸較小的 B 組則是右手平舉胸前，中指指尖上立小巧金剛杵。A 組僅餘兩尊，一尊（高 11.4 公分）為私人收藏，無克恩研究所舊圖版，但是早年 Bosch 即發表其圖像，頗為著名；頭光保存完整，右持金剛杵，左持樹枝；⁷⁹ L. Chandra 釋名為持無憂樹枝之破一切憂闇菩薩，松長惠史則定名為持龍華樹枝之慈氏菩薩（Maitreya，音譯彌勒）。若與以下 B 組的持枝造像比對，兩者樹枝不盡相同，此尊所持枝葉捲曲茂密，與印度帕拉朝龍華樹圖像較為相似，筆者在此依松長惠史釋名，為慈氏菩薩。⁸⁰ 另一尊頭光不存，為過去未被討論之造像（5397，OD-1705，圖 18），右持金剛杵，左持挺拔之柱狀物，較似樹枝而非蓮莖，因此可定名為持無憂樹枝之破一切憂闇菩薩。

B 組 4 尊，一尊現藏於大都會博物館（1987.142.5，OD-2246），左手持柔軟如蓮莖攀附於手臂之樹枝，其不似上述龍華樹造形，因此應如 L. Chandra 所釋為持無憂樹枝之破一切憂闇菩薩。⁸¹ 其他三尊像之現存實體，皆未保留各尊之獨特標誌，然而一幀此組造像之舊圖版（OD-1724），其所持蓮臺有蓮，據此，應為宋本所說不空見菩薩；對照舊圖版與典藏於雅加達國家博物館之一尊此組造像（5418），其臺座下緣中間偏右傷損處一致，應為同一尊造像（圖 19），恐怕因出土後鏽蝕嚴重而標誌斷壞。此外，一尊蓮莖尚存蓮臺（5930），一尊僅存攀附手臂之樹枝或蓮莖（5417）；鑒於此兩組曼荼羅圖像學差異並不大，慈氏持龍華樹枝

77 拇尾祥雲著，吳信如主編，《曼荼羅之研究》上，頁 316-317。

78 T19 # 939，頁 90ab。

79 Bosch, *Selected Studies in Indonesian Archaeology*, 123-24. Plates, Pl. III. d.

80 Chandra, "Identification of the Nanjuk Bronzes," 102-103; 松長惠史，《インドネシアの密教》，頁 301；森雅秀，《インド密教の仏たち》（東京：春秋社，2001），頁 219。

81 Chandra, "Identification of the Nanjuk Bronzes," 102-103.

之可能性較大，因此僅持蓮枝無蓮臺者應為持龍華樹之慈氏菩薩（5417），尚存蓮臺者應為除一切罪障菩薩（5930）。兩組目前定為慈氏之造像，皆為前述 Solley 舊藏。⁸²

（二）賢劫寶部（表十、十三）

南方寶部兩組造像，A 組出土 2 尊、B 組出土 3 尊，皆右手持寶，高舉額前。A 組一尊餘半身像（5410），有頭光，持蓮上寶珠，根據唐本，香象可持蓮。另一尊（5400）保存完整，但無頭光，僅餘蓮臺，無標誌留存，此組有擎幢之智幢，所持應為桿狀物而非柔軟蓮莖，據此，其應為勇猛或虛空藏菩薩。

B 組一尊所持蓮臺，其上標誌為蓮花，一尊為有光焰法輪（OD-3571），如上所論，香象可持蓮，此尊即前述荷蘭國立世界文化博物館未知其亦屬於甘竹出土尊像（TM-2960-152，OD-2775）；法輪則為說法象徵，或以此象徵虛空藏菩薩「蓮華花上有妙法藏性」之標誌。最後，有持蓮莖但是蓮臺不存造像，即前述松長惠史誤以為乃十六大菩薩寶部上首之金剛寶（5583，圖 20）；排除應擎幢之智幢，此尊僅餘蓮莖者，應為原以劍或戟為標誌之勇猛菩薩。

（三）賢劫蓮花部（表十一、十三）

西方蓮花部皆持蓮於胸前，A 組之蓮花，蓮瓣清楚可見；B 組之蓮花較為抽象，致使松長惠史誤認其為寶珠，因此將此組全釋為南方寶部尊像。⁸³ A 組餘 3 尊，持物分別為瓶、月輪及熾盛光明寶，松長惠史已釋名為甘露光（5496）、月光（5309，圖 21）及賢護（5398），賢護頭光佚失。⁸⁴

B 組四尊俱全，三尊蓮臺上之標誌分別為瓶、出火寶珠及寶傘，可釋為持甘露瓶之甘露光（5419）、持熾盛光明寶之賢護（5912）以及經典所說持金剛「半惹

82 Christie's, accessed February 21, 2023, <https://www.christies.com/en/lot/lot-4879340>, <https://www.christies.com/en/lot/lot-4879341>.

83 松長惠史，《インドネシアの密教》，頁 238。

84 同上註。甘露光（5496）出土時軀幹與腿部分別出土，松長惠史所發表者為其上半身照，其各有兩張半身舊圖版（OD-2242、OD-3609）與全身舊圖版（OD-3583、OD-3597），幸其編號標註於頭光，可確認兩者為同一造像。其軀幹部分並未收錄於 N. J. Krom 1913 年的報告，但是腿部連同蓮臺部分，則應是報告中編號 27 號。圖版請見 N. J. Krom, "The Bronze find of Nanjuk," *Plaat XXIII*, no. 27. 此外，兩組盛貯聖水的淨瓶，又稱軍持，乍看之下相當類似佛塔，因容器上方有象徵多圓傘蓋之輪；而目前所見東爪哇時期之水瓶彷彿有「流」，但是事實上，水是從頂部倒出，是否有裝飾性的流並不妨礙其功能。Fontein, *The Sculpture of Indonesia*, 277-278.

囉」(pañjara, 意譯網)之熾盛光(1986.509.4)。⁸⁵ 另有一尊蓮臺斷壞者,則應為月光,此尊為少數無舊圖版者(5910)。除了熾盛光藏於大都會博物館,其餘造像皆典藏於雅加達國家博物館。

(四) 賢劫羯磨部(表十二、十三)

北方羯磨部兩組菩薩,皆於右手中指指尖擎羯磨金剛杵於胸前,但是A組之杵碩大,B組小巧精緻。A組出土3尊菩薩,左持蓮臺上金剛杵尊像,保存良好、頭光完整,唐、宋本皆載明其應為金剛藏,現藏大都會博物館(1987.142.302)。一尊頭光破損,蓮臺上為梵篋(5395,圖22),一尊頭光佚失、僅存半身像,蓮臺上為劍(5497),松長惠史已分別比對為無盡意與普賢菩薩,所依儀軌皆為唐本。⁸⁶

B組4尊,其中2尊標誌分別為蓮上金剛杵(54.2655,OD-3581)與梵篋(OD-2238),為金剛藏與無盡意菩薩,前者藏於沃爾特斯美術館,後者管見僅存舊圖版。另有保存於雅加達國家博物館之造像(5416),僅有蓮莖,蓮臺斷壞;另一尊僅餘蓮臺,藏於大都會博物館(1987.142.6),兩者可互為辯積或普賢菩薩。

整體而言,A組對於標誌皆嘗試清楚表現,蓮花部所捧之蓮,蓮瓣刻劃仔細,羯磨部之羯磨金剛杵尺寸碩大,避免無法解讀或與其他部族標誌混淆。而兩組所持蓮莖、樹枝,B組相當統一,皆攀附於手臂,蜿蜒而上;A組則是位於南、北方向之寶部與羯磨部蓮莖,皆如B組攀附於手臂;東、西方向之金剛部與蓮花部則皆為獨立柱狀蓮莖,或因金剛部尊像有持樹枝造像,為對稱之故,因此西方蓮莖亦為相似造形。兩組金剛藏之標誌,皆為小巧直立之金剛杵;但是無盡意標誌之梵篋的表現,A組為直立,近乎柱狀,B組則為橫置蓮臺之長方體,不盡然相同。而在圖像學方面,羯磨部兩組依唐軌較多,其他部族則依唐、宋軌皆有;A組僅存10尊之相關訊息,然而9尊得以釋名;B組僅缺一尊造像,即有15尊,但是僅11尊得釋名。

85 T19 # 939, 頁90b。金剛網代表金剛杵流出的無邊威焰交織成網,覆蓋於上方結界,或因此之故形如寶傘:「金剛網(梵語 vajra pañjara)。密教十八契印之一。為加持而結於上方之印契與真言,……又作上方金剛網、虛空網、虛空結、天網、天結。在修法之時,……更於上方結界。無上方結界時,有天魔伺機擾亂之虞。由無量之三股金剛杵流出無邊之威焰,橫豎相接而成網,故稱金剛網。又以此網覆蓋於上方虛空界,故稱虛空網。……」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出版社,1988),頁3569。

86 松長惠史,《インドネシアの密教》,頁239。

(五) 小結

甘竹兩組金剛界曼荼羅圖像學雖然差異不大，但是仍有區別。K. W. Lim 提出甘竹金剛界曼荼羅應依慶喜藏《真實燈明》所造，但是其僅考察尺寸較大之 A 組大日如來，得此結論；松長惠史亦持同樣觀點，其雖然明確指出甘竹有兩組金剛界曼荼羅，但是除了討論二尊金剛牙的表現不同，基本上認為兩組造像具有共通性，製作地域與年代應相差不遠。⁸⁷ 如前所述，A 組大日如來四面像，至遲成立於八世紀之《略出唵誦經》早已述及，並不必依據《真實燈明》，K. W. Lim 結論事實上是謬誤論證。而金剛界曼荼羅各尊持物若有不同，皆出自對於根本經典之理解不盡相同，但是不至於無跡可尋；然而松長惠史提出甘竹十六大菩薩之金剛光、幢、因、語等菩薩之左手，置於左髀後蓮臺乃出自《真實燈明》，確實是相當值得注意的特色，然而，此特色僅適用於 B 組。⁸⁸ A 組十六大菩薩左手若未持物，則結金剛拳置髀，金剛業未持金剛鈴，金剛語持螺等，皆與《真實燈明》所說不同。兩組曼荼羅，A 組為金剛界 33 尊與賢劫十六尊共 49 尊造像之曼荼羅，四波羅蜜以標誌表現；B 組雖然無四波羅蜜相關訊息，然而觀察其忠實依據《真實燈明》所說，亦應與 A 組相同，為 49 尊曼荼羅。

四、製作年代

(一) 風格分析與圖像學——兩組製作年代不同

目前學界皆未明確區分兩組造像之製作時代，兩組青銅成分多為鐵含量趨近於零的高錫青銅，區別並不明顯。⁸⁹ P. Lunsingh Scheurleer、M. Lerner 等學者，限於 K. W. Lim 提出曼荼羅圖像學所依文獻是活動於十世紀末到十一世紀慶喜藏之論著，因此以為製作上限不能早於此際。其後，P. Lunsingh Scheurleer 以風格分析的角度，將其早年論斷之時代，推前半個世紀以上，但是成立之要點是前述 K. W. Lim 之推論為否。⁹⁰ 事實上 P. Lunsingh Scheurleer 的兩難並不成立，其所考證者為

87 松長惠史，《インドネシアの密教》，頁 240。

88 松長惠史，《インドネシアの密教》，頁 225-227。

89 雖然 A 組之大日如來與阿彌陀如來為鐵含量皆有百分之七的高錫青銅。內藤栄，〈インドネシアの密教及びヒンドゥー教における鈴（れい）について：金属成分分析による分類〉，頁 25。

90 Lunsingh Scheurleer, "Bronze images and their place in ancient Indonesian culture," 81; S. Huntington

A 組主尊大日如來背光上獸首，而如上所論，根據《真實燈明》造像者為 B 組。據其所論，A 組年代應相當接近中爪哇時期，為十世紀上半葉；而 B 組製作年代則不能早於十世紀下半葉最後二十年。

兩組造像細碎、靈巧的裝飾，確實相當類似，但是 A 組如來部分，僅大日如來有背屏，其他則為橢圓形頭光，B 組所存如來皆有背屏，較為統一。此外其造像風格乍看相似，但是表現方式不盡相同。尺寸較大之 A 組，除了大日如來臉型較為圓潤，其他皆為長鵝蛋形臉，鼻頭、鼻翼豐厚，下唇亦較 B 組厚，軀體塑造注重肌肉的量感與質感，此外，如前所述，細節塑造精細；而此類臉型、四肢偏長的風格，類似 P. Lunsingh Scheurleer 分類為受東印度孟加拉地區造像影響之銅像，存世數量不多。⁹¹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典藏有華美的大日如來三尊像，風格與 A 組造像類似，但是造像五官塑造、身體四肢已趨形式化，博物館將其年代定在十世紀下半葉，二相比較，P. Lunsingh Scheurleer 將 A 組定為十世紀上半葉，應無大礙。⁹²

尺寸較小的 B 組造像風格，當年應流傳較廣，世界各大博物館皆有類似作品，如年代皆被定為十世紀之日惹附近 Surocolo 出土曼荼羅造像，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與德國林登民族學博物館（Linden Museum）藏，分別為轉法輪印與智拳印之大日如來像，荷蘭國立世界文化博物館藏之大日如來與佛母像；比對各國學者對於此類風格造像之定年，並無扞格；而過去甘竹造像定為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之斷代，應為此組之製作年代，亦符合圖像學出典《真實燈明》成立上限。⁹³ B 組之賢劫十六尊風格，與十六大菩薩及天部等造像稍異，頭部比例偏大，臉型較方，五官塑造較為草率，或為不同工匠鑄造。與 A 組造像嚴整統一的風格，不盡相同。

and J. Huntington, *Leaves from the Bodhi Tree*, 542.

91 管見藏於荷蘭亞洲藝術之友協會的中爪哇時期觀音像（AK-MAK-312），前述金剛薩埵（Lunsingh Scheurleer and Klokke, *Ancient Indonesian Bronzes*, 97, 103.）以及典藏於大都會博物館之寶生佛三尊像等少數造像（Lerner and Kossak, *The Lotus Transcendent*, 183.）可供比較。

92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ccessed April 15, 2023,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72498>.

93 Lunsingh Scheurleer and Klokke, *Ancient Indonesian Bronzes*, 93, 99, 105; J. E. van Lohuizen-de Leeuw, *Indo-Javanese Metalwork* (Stuttgart: Linden-Museum Stuttgart, 1984), 39; Rijksmuseum, *Borobudur: kunst en religie in het oude Java* (Amsterdam: Het Museum, 1977), 45（標題為文殊，但是自其轉法輪印與獅子座推斷應為大日如來）；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大都會博物館金剛華，其風格、造型與 Surocolo 曼荼羅造像相近。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ccessed February 9, 2023,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9179>.

(二) 東爪哇歷史脈絡——辛鐸王與愛爾梭加王

一如其他東南亞國家，爪哇國王通常需要透過由印度傳入的印度教或佛教等宗教權威建立統治權，國王會透過儀式展現自己為超自然力量源頭之化身，例如濕婆神。⁹⁴ 而宗教亦可助祈禳治癒疾病或敵軍退散。此外，爪哇島雖然肥沃，但是有不定期火山爆發的威脅，統治者期望藉由宗教的供養，平息天災，以換取王位的穩定。⁹⁵

位於中爪哇農產富饒的馬打藍王國雖然信奉印度教，但是 778 年碑銘紀錄其第二代王建立佛寺獻給女尊多羅菩薩，該寺並有持大乘戒律僧侶的僧院，此寺即是矗立至今的壯麗喀拉山（Kalasan）寺；有說此王改信佛教。而 782 年碑銘紀錄，來自孟加拉的尊師供奉一尊文殊菩薩，碑文一節並寫道「這尊高貴的持金剛，是梵天、毗濕奴、濕婆神，包含所有神。」而這兩方碑銘與過去使用南印度傳來的梵字不同，而是以孟加拉、尼泊爾等地流傳的天城體梵字（Ngarī script）。總結而言，八世紀最後二十年，屬於大乘佛教之密教已在爪哇立足，並且應是混合了印度教的信仰。⁹⁶ 完成於九世紀之婆羅浮屠，目前學界已有共識，是以包括《金剛頂經》五方佛之教理等體系建構。⁹⁷

十世紀上半葉將王國遷移至東爪哇的辛鐸王，雖然為希冀超自然力護佑及彰顯權威，輔登基即頒布敕令，祈求印度教諸神及先祖保佑；但是西元 934 年，飭令斥資修建融合印度教與密教信仰的王室先祖寺廟。事實上，佛教僧與國王仍關係密切，參與新王登基等儀式。⁹⁸ 而如前所述《聖大乘論》至遲成書於此際，內容不僅與金剛界有關，跋文亦特別提及此王對金剛界密教的崇敬，並應有其金剛界灌頂名。而在爪哇流傳與金剛界有關之文獻，尚有《聖真言道大乘》（*Sang Hyang*

94 石井和子，〈インドネシアにおける諸宗教の共存〉，《小特集 地域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アジアの宗教》，通号 1（1999），頁 169。

95 Jan Wisseman Christie, "Under the Volcano: Stabilizing the Early Javanese State in an Unstable Environment," in *Environment, Trade and Society in Southeast Asia*, ed. David Henley and Henk Schulte Nordholt (Leiden: Brill, 2015), 59-60.

96 (法) 賽代斯 (George Coedès) 著，蔡華、楊保筠譯，《東南亞的印度化國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頁 155、167；石井和子，〈インドネシアにおける諸宗教の共存〉，頁 169-170。

97 石井和子，〈ボロブドゥールと『初会金剛頂經』：その関係の一考察〉，《東京外國語大學論集》，42（1991），頁 168-176。

98 石井和子，〈インドネシアにおける諸宗教の共存〉，頁 173；Christie, "Under the Volcano: Stabilizing the Early Javanese State in an Unstable Environment," 59-60.

Kamahāyāna Mantrayana)，其中引用前述《金剛頂經》成就法之《略出念誦經》等經典。綜上所述，爪哇自九世紀以來，即熟悉以《金剛頂經》為根本經典的金剛界法。⁹⁹

A 組曼荼羅為東爪哇時期相當早的一組造像，此套製作精美、數量眾多的曼荼羅，結合風格與歷史脈絡考量，應製作於辛鐸王統治後期。爪哇不同地區工坊有不同造像傳統，但是如前論，A 組曼荼羅風格應受孟加拉造像影響，考慮前述九世紀來自孟加拉僧人傳法、轉用此地梵文字體以及同窖藏出土中爪哇時期孟加拉風格造像，A 組展現此類藝術風格，或非偶然。¹⁰⁰

而 B 組曼荼羅製作時代，考慮其風格與歷史脈絡，時代較晚，應為復興爪哇明主愛爾梭加 (Airlangga, 1016-1049) 時期。十世紀末最後十年，新馬打藍王國入侵虔信佛教的室利佛逝 (Srivijaya, 683?-1397, 宋朝以後稱三佛齊)，1016 年該國出奇不意報復出兵，東爪哇王室幾乎覆滅，僅國王姪愛爾梭加幸免於難，後因國際情勢改變，終於復國成功。愛爾梭加以化現為毗濕奴神騎乘在兇猛迦樓羅的造像來表現自己，可窺見其印度教信仰。然而在 1030 年前後，其娶室利佛逝王女為妻，一所尼寺並以室利佛逝為名，更有傳說其女在此修道。¹⁰¹ 而如前所述，此王奠定東爪哇統治者平等捐資印度教等三大宗教團體的傳統。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位於蘇門達臘島的室利佛逝，唐代義淨 (635-713) 記述，在七世紀末已成爲著名的佛教學術中心。而室利佛逝王室篤信佛法，九世紀中曾至印度那爛陀 (Nālandā) 寺修建寺院並供養寺莊；十一世紀初年，出身本地王族的高僧法稱 (Dharmakīrti, 活動於 986-1024)，留學印度歸國，聲名遠播，包括印度僧人等各地佛教徒慕名渡海投其門下，包括影響藏傳佛教至爲深遠的高僧阿底峽 (Atīśa, 982-1054)。1005 年前後，其王又仿照先王赴印度建造寺院。¹⁰²

99 爲中世紀成立之灌頂儀式次第，共有 42 偈頌，相關研究請見 Hudaya Kandahjaya, "Sam Hyan Kamahayanikan, Borobudur and the Origins of Esoteric Buddhism in Indonesia," in *Esoteric Buddhism in Mediaeval Maritime Asia*, ed. Andrea Acri, 67-112; 加納和雄, 〈聖大乘真言道とジャヤパドラ：中世インドネシアの表白要文集とその背景〉, 《密教文化》, 244 (2020.3), 頁 142-110。

100 賴依縵, 〈東爪哇甘竹窖藏出土九至十一世紀青銅造像——管窺馬打藍王國佛教信仰面貌〉, 頁 89-90。

101 Rawson, *The Art of Southeast Asia*, 254-256; (法) 賽代斯著, 蔡華、楊保筠譯, 《東南亞的印度化國家》, 頁 251; 請見克羅姆 (Nicolaas Johannes Krom) 著、有吉巖編譯、天理南方文化研究会監修, 《インドネシア古代史》, 頁 268、274-275。

102 S. Huntington and J. Huntington, *Leaves from the Bodhi Tree*, 208-209; 淨海法師, 《印尼、馬來西

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在位的愛爾梭加之叔，即入侵室利佛逝之王，著意提倡本國語言與文化。反觀愛爾梭加時代，除了包容各種宗教，在前述背景下，王后室利佛逝公主，對於密教在印度本土發展的最新動態，應有所掌握，是否即是在此際傳入製作 B 組曼荼羅之根本經典《真實燈明》？而愛爾梭加所立碑銘，明確記載為辛鐸王後裔，其復興東爪哇王朝有功，是否亦想踵繼先祖？綜上所論，B 組曼荼羅為 1030 年後的愛爾梭加時代所造，較符合歷史脈絡。¹⁰³ 而 B 組造像風格，尤其是開臉，除了與前述提及之十世紀造像有一脈相承關係，亦在時代應差別不大之同窖藏金剛鈴等三尊像、大都會博物館藏之金剛華（高 5.7 公分，典藏號 1994.27）與被誤為此組五方佛之一的 Ponorogo 出土阿彌陀如來等像得見，透露此類風格或為此王國所喜，因此流傳較普遍。¹⁰⁴

結論

兩組金剛界曼荼羅，皆應為無擬人化四波羅蜜之金剛界 33 尊與具有賢劫十六尊之 49 尊造像曼荼羅，兩者皆有鳥獸座。本文論考之兩組曼荼羅總數為 73 尊，尺寸較大 A 組，五方佛俱全、並有三昧耶形四波羅蜜，當年至少出土 36 尊，佔原尊格數量之七成三（圖 23）。尺寸較小 B 組，當年至少出土 37 尊，佔原尊格數量之七成五強（圖 24）。若加上雅加達國家博物館典藏 4 尊立姿四攝、9 尊舊圖版註錄為甘竹出土造像，以及一尊目前典藏於瑞士雷特伯格（Rietberg）博物館可能同出自此窖藏之造像，筆者掌握共 87 尊造像與兩只臺座共 89 件文物，數量已超過前述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與藏家 J. Termijtelen 典藏共 87 件文物之總數，一如傳聞所謂出土近 90 件文物，以上考證內容應已相當接近窖藏金剛界曼荼羅全貌。¹⁰⁵

亞、新加坡、菲律賓四國佛教史》，頁 57-59。

103 (印尼) 薩努西·巴尼著、吳世瑛譯，《印度尼西亞史》上（香港：商務印書館，1980），頁 73-76。

104 賴依縵，〈東爪哇甘竹窖藏出土九至十一世紀青銅造像——管窺馬打藍王國佛教信仰面貌〉，頁 93-94。

105 賴依縵，〈東爪哇甘竹窖藏出土九至十一世紀青銅造像——管窺馬打藍王國佛教信仰面貌〉，頁 93。此指前述雅加達國家博物館典藏包括 2 件臺座，共 61 件，J. Termijtelen 典藏 26 尊，共 87 件作品。

(一) 窖藏性質：馬打藍王國的佛教信仰

或許因 1913 年的考古報告中，除了一尊殘臺座，所述文物皆為金剛界造像，因此過去所謂的甘竹出土造像，皆指涉前述兩組金剛界曼荼羅。但是經由筆者梳理舊圖版，顯示應大分為兩批造像，一為甘竹出土兩組金剛界曼荼羅，另有十多尊與之無涉造像，其中中爪哇時期造像五尊，為一坐佛、一財寶天王與三女尊像，東爪哇時期有八尊，其中有應分屬兩組曼荼羅之尊像，即前述立姿四攝以及與 B 組風格、尺寸相似的金剛鈴三尊像；四攝罕見獨祀像，據此甘竹至少瘞埋四組東爪哇時期曼荼羅。¹⁰⁶

關於此批窖藏之性質，最早發表看法之 M. E. Lulius van Goor 女士，1920 年目驗後初步結論認為這些作品良莠不齊，有些似未完成，而不諳密教圖像之學者，或因十六大菩薩與賢劫十六尊圖像頗為類似，因此以為是以模具所造，推論此地或為爪哇藝術家的大型工作坊。但是近年學者研究並不支持印尼銅像需以模具製作。¹⁰⁷ 而窖藏中除了一尊中爪哇時代末期度母像之蓮臺無蓮瓣（圖 25），其他造像皆應為完成之作。

若考察相關歷史背景，東爪哇原為統一王國，在 1045 年左右，一分為二，東為戎牙路（Janggala），西為較為強盛的諫義里，其後國王迎娶戎牙路公主，兩國合併。西元 1222 年諫義里被滅，其後有新訶沙里（Singhasari, 1222-1292）與滿者伯夷（Majapahit, 1293-1527）建立。¹⁰⁸ 甘竹距東爪哇王國最後首都諫義里，僅 30 公里，甘竹窖藏瘞埋於寺院 Candi Lor 附近，該寺曾出土紀年 935 年碑銘，在辛鐸王時代應已建立，時間序列上，A 組立體曼荼羅可為該寺所造；但是若考慮甘竹窖藏包括中爪哇時期造像，造像年代橫跨近兩百年，此批包括兩組金剛界曼荼羅之造像，是否因遷都而被攜至此寺？而年代最晚者，應為 B 組曼荼羅，時代可跨到十一世紀上半葉。如前所述，東爪哇至十二世紀青銅造像罕見製作，此或說明

106 賴依縵，〈東爪哇甘竹窖藏出土九至十一世紀青銅造像——管窺馬打藍王國佛教信仰面貌〉，頁 88-92。

107 van Goor, "Een paar mededeelingen aangaande de bronsvondst van Ngandjoek." 86; Mathilde Mechling, Brice Vincent, Pierre Baptiste, David Bourgarit, "The Indonesian Bronze-Casting Tradition: Technical Investigations on Thirty-Nine Indonesian Bronze Statues (7th-11th c.) from the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 Guimet, Pari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vol. 104 (2018): 79.

108 李美賢，《印尼史》（臺北：三民書局，2005），頁 30-38。

為何沒有出土時代更晚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甘竹出土至少四組曼荼羅相關造像，卻無一組完整作品。

此批窖藏文物中，時代較早的中爪哇時期造像，有兩尊綠度母，時代較早者（圖 26）距離供奉度母所建之喀拉山寺約百年，恐非偶然。這批時代相差近兩世紀，來源不盡相同造像，被有意識收藏、移轉，而其內容又與文獻記載之王室信仰有關，即使未曾為王室直接贊助鑄造，亦應為馬打藍王國的一批重要宗教造像。或供奉、典藏於 Candi Lor 寺，瘞埋於朝代更迭之交。其中至少四組十至十一世紀曼荼羅，透露新馬打藍王朝佛教密宗造像風氣。而此類以大批青銅小像建構曼荼羅的傳統，與亞洲其他地域相較實屬罕見。

（二）以季風亞洲為脈絡的圖像學特點

印度中期密教時期發展的金剛界曼荼羅，此瑜伽部密續跨越地域限制，主導了東至日本、中國和早期西藏密教信仰，並對東南亞有重大影響。¹⁰⁹ 甘竹二組曼荼羅年代相差應至少超過半世紀，反映此教理在東爪哇持續流傳，而其細部圖像雖稍有差異，但是二組造像，如來皆為戴冠、瓔珞莊嚴菩薩形，有鳥獸座，四波羅蜜為標誌，外院有菩薩形賢劫十六尊。相較於密教文化圈其他時代相近之曼荼羅，可謂有著顯著的一致性。

時代與甘竹造像相近的西喜馬拉雅山地區塔波（Tabo）寺十一世紀中葉（1042）之泥塑金剛界曼荼羅，應是根據西藏後弘期大翻譯師仁欽桑波（Rinchen Zangpo, 958-1055）所傳教義所造；如來亦皆為菩薩形，主尊則是以四尊轉法輪印大日如來，面向四方，趺坐於一輪大蓮座，演繹《金剛頂經》所說「一切面安立」；無四波羅蜜，但是學者以為過去應以標誌表現。四壁有 32 尊金剛界造像，其上繪有賢劫千佛。此組無鳥獸座。¹¹⁰ 而拉達克阿齊（Alchi）寺十三世紀初年之金剛界曼荼羅，主尊大日如來亦為四面像，如來亦皆為菩薩形，有鳥獸座，並有賢劫十六尊，與甘竹曼荼羅頗為類似；然而四波羅蜜為擬人化女尊像。¹¹¹

109 Jinah Kim and Rob Linrothe, "Introduction: Buddhist Visual Culture," *History of Religions*, vol. 54, no. 1 (2014): 3.

110 Christian Luczanits, *Buddhist Sculpture in Clay: Early Western Himalayan Art, Late 10th to Early 13th Centuries* (Chicago: Serindia, 2004), 53-55.

111 Roger Goeppe, *Alchi: Ladakh's Hidden Buddhist Sanctuary: The Sumtsek* (London: Serindia, 1996), 16, 178-199.

若與東亞中世紀流傳作品比較，目前所見東亞四波羅蜜皆為擬人化形像；唐代中國出土唯一一例法門寺咸通 12 年（871）四十五尊銀鑲金寶函鑿刻造像，與源流為唐代九世紀初繪畫之日本真言宗〈現圖〉，以及九世紀中葉唐代白描〈五部心觀〉長卷，皆僅大日如來為菩薩形，其他四佛為如來形；其中法門寺與〈現圖〉版無鳥獸座，〈五部心觀〉則有；但是法門寺與〈五部心觀〉無賢劫尊相關圖像，〈現圖〉金剛界大曼荼羅則描繪有賢劫千佛。¹¹² 在東亞傳統中，與甘竹造像最近似的版本，應為主要流傳於日本天台密教之〈八十一尊曼荼羅〉，祖本據信亦為九世紀中葉唐本圖像，其如來皆為菩薩形，有鳥獸座與賢劫十六尊（圖 27）。¹¹³

在整體圖像方面，甘竹兩組曼荼羅多以持各尊標誌強化特徵，例如在手印之外，四方佛多分別持其部族標誌，此外，依《真實燈明》所造之 B 組，其表達情緒之尊像如金剛笑、金剛喜等，持表現此狀態之標誌，使此組各尊，相較於其他地區之曼荼羅，更具圖像學上的辨識度，相當具有特色。而表現金剛界曼荼羅最常見的媒材，南亞地區多為泥塑、壁畫，東亞則多繪於絹本或紙本，以青銅小像組成立體曼荼羅，管見僅日本熊野那智經塚曾出土相類作品，但是僅大日如來為立體像，四佛與四波羅蜜為浮雕，其餘尊像以標誌表現其三昧耶形（圖 28）。總結而言，東爪哇以整組青銅小像構成立體金剛界曼荼羅，在相關文化圈，可謂絕無僅有。¹¹⁴

密教曾是半個亞洲的國際性信仰，由存世遺品與考古發掘證明，其影響遍及中世紀半個亞洲，西起印度、西藏、中國，東至日本，南至爪哇。此兩組甘竹曼荼羅，除了展現印尼人民高度的藝術成就，釐清相關問題，不僅裨益理解古爪哇宗教信仰內涵，並可供觀察密教及其藝術在各區域實踐的共相與殊相。

112 吳立民、韓金科，《法門寺地宮唐密曼陀羅之研究》（香港：中國佛教文化，1998），頁 174-254。〈五部心觀〉長卷為日本國寶，請見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最澄と天台宗のすべて：傳教大師一二〇〇年大遠忌記念特別展》（東京：讀賣新聞社，2021），頁 106-107；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圖像部 II，頁 72-93。

113 最著名的例證為藏於根津博物館之十二世紀設色〈八十一尊曼荼羅〉，但是此版本同時有賢劫千佛。（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最澄と天台宗のすべて》，頁 90）此外，流傳於日本的金剛界曼荼羅多為繪畫，另有四大神與最外院金剛部 20 尊。





114 東京國立博物館編，《那智經塚遺寶》（東京：東京美術，1985），頁 236。

表一 五方佛¹¹⁵

	大日如來 Vairocana	阿閼如來 Akṣobhya	寶生如來 Ratnasambhava	阿彌陀如來 Amitābha	不空成就如來 Amoghasiddhi
A 組				 	 
博物館 / 舊圖版編號	5387	5389 OD-3615	5494	佛 5391、座 5392 OD-3617	佛 5390、座 5918 OD-1710
Krom 圖號	1	2		5 (佛) 6 (座)	4 (佛)
B 組					
博物館編號		5908	5393		5907
Krom 圖號			7		

115 以下表格圖版主要來自筆者於 2011 年參訪雅加達國家博物館所攝，其餘為舊圖版，僅表一 A 組不空成就如來座圖版，取自松長惠史，《インドネシアの密教》，頁 303；表一-1，蓮花圖版，取自松長惠史，《ジャワ島出土の密教尊像の再考察》，頁 34，圖 3；表九 A 組慈氏菩薩圖版，出自 Bosch, *Selected Studies in Indonesian Archaeology*, Pl. III. d。博物館編號欄，有四碼編號者，皆應原屬雅加達國家博物館典藏，其中或有燒失於巴黎殖民地大展者；表五 B 組金剛業，如前所述，根據 1913 年報告，應為第二批入藏品，未知原編號。而原屬私人收藏者，除了各博物館典藏號等，亦註記舊圖版編號，證明其確實為甘竹出土。另一欄附 Krom “The Bronze-find of Nanjuk” 報告相關圖版編號。

表一 -1 四波羅蜜

	金剛杵 Vajra	寶 Ratna	蓮花 Padma	羯磨金剛杵 Karmavajra
A 組				
方位	東 (前)	南 (向左)	西 (後)	北 (向右)

十六大菩薩

表二 金剛部

	金剛薩埵 Vajrasattva	金剛王 Vajrarāja	金剛愛 Vajrarāga	金剛喜 Vajrasādhu
A 組				
博物館編號			5401	5412
Krom 圖號			15	
B 組				
博物館 / 舊圖版編號	5415	5920		MET 1987.142.8 OD-2246
Krom 圖號	29			

表三 寶部

	金剛寶 Vajraratna	金剛光 Vajrateja	金剛幢 Vajraketu	金剛笑 Vajrahāsa
A 組				
博物館 / 舊圖版編號	5498 OD-3594			5479 OD-3609(尊名未定)
Krom 圖號				
B 組				
博物館 / 舊圖版編號		5916	TM-2960-54 OD-2765	Boston 69.51 OD-2247
Krom 圖號				

表四 蓮花部

	金剛法 Vajradharma	金剛利 Vajratīkṣṇa	金剛因 Vajrahetu	金剛語 Vajrabhāsa
A 組				
博物館編號	5402		5405	5478
Krom 圖號	16		19	
B 組				
博物館編號	5420	5414		5422 MET 1991.457.2
Krom 圖號	34	28		36

表五 羯磨部

	金剛業 Vajrakarma	金剛護 Vajrarakṣa	金剛牙 Vajrayakṣa	金剛拳 Vajrasandhi
A 組				
博物館編號	5396	5500 MET 1990.280	5404	5411
Krom 圖號	10		18	25
B 組				
博物館 / 舊圖版編號	OD-2238	5421 MET 1987.142.7	5919	
Krom 圖號	第二批入藏	35		

八大供養天女 表六 內四供養

	金剛嬉 Vajralāsya	金剛鬘 Vajramālā	金剛歌 Vajragīta	金剛舞 Vajranṛtyā
A 組				
博物館編號	MET 1987.142.61 無舊圖版			5407
Krom 圖號				21
B 組				
博物館編號		5424	5423	
Krom 圖號		38	37	

表七 外四供養

	金剛香 Vajradhūpā	金剛花 Vajrapuspā	金剛燈 Vajrālokā	金剛塗 Vajragandhā
A 組				
博物館編號	5408	5502	5409	5501
Krom 圖號	22		23	
B 組				
博物館 / 舊圖版編號	TM-1770-284 OD-2766	5928		MET 1987.142.9 OD-3572
Krom 圖號				

表八 四攝智

	金剛鉤 Vajrāṅśa	金鋼索 Vajrapāśa	金剛鎖 Vajrasphoṭa	金剛鈴 Vajraveśa
A 組				
博物館 / 舊圖版編號	5495	5403	5406	5499 OD-2243
Krom 圖號		17	20	
B 組				
博物館 / 舊圖版編號	5931		Boston 68.437 OD-3574	
Krom 圖號				

賢劫十六尊 表九 賢劫金剛部

	慈氏菩薩 Maitreya	不空見菩薩 Amoghadasin	除一切罪障菩薩 Sarvapayanjaha	破一切憂闇菩薩 Sokatamonirghatana
A 組				
博物館編號	Bosch, 1961 Solley 舊藏			5397
Krom 圖號				11
B 組				
博物館 / 舊圖版編號	5417 Solley 舊藏	5418	5930	MET 1987.142.5 OD-2246
Krom 圖號	31	32		

表十 賢劫寶部

	香象菩薩 Gandhahastin	勇猛菩薩 Śūraya	虛空藏菩薩 Gaganagañja	智幢菩薩 Jñānaketu
A 組				
博物館編號	5410	5400 (尊名未定)		
Krom 圖號	24	14		
B 組				
博物館 / 舊圖版編號	TM-2960-152 OD-2775	5583	OD-3571	
Krom 圖號				

表十一 賢劫蓮花部

	甘露光菩薩 Amitaprabha	月光菩薩 Candraprabha	賢護菩薩 Bhadrapāla	熾盛光菩薩 Jalinīrabha
A 組				
博物館 / 舊圖版編號	5496 OD-3583	5309	5398	
Krom 圖號	27 (臺座?)	13	12	
B 組				
博物館 / 舊圖版編號	5419	5910	5912	MET 1986.509.4 OD-3572
Krom 圖號	33			

表十二 賢劫羯磨部

	金剛藏菩薩 Vajragarbha	無盡意菩薩 Akṣayamati	辯積菩薩 Pratibhānakūṭa	普賢菩薩 Samantabhadra
A 組				
博物館 / 舊圖版編號	MET 1987.142.302 OD-3581	5395		5497 OD-3609
Krom 圖號		9		
B 組				
博物館 / 舊圖版編號	Walters 54.2655 OD-3581	OD-2238	MET 1987.142.6 OD-3581 (尊名未定)	5416 (尊名未定)
Krom 圖號				30

表十三 經典與兩組曼荼羅各尊圖像比較表

	尊名	金剛頂經 ¹¹⁶	真實燈明慶喜藏 ¹¹⁷	尺寸較大 A 組		尺寸較小 B 組		
		手印與持物		右手	左手	右手	左手	
		手印與持物		手印與持物		手印與持物		
五方佛								
1	大日	覺勝	四面 獅座 勝菩提印 持金剛杵	四面 獅座 勝菩提印 持金剛杵				
2	阿閼	觸地	象座 觸地印 持金剛	象座 觸地印 持金剛杵		象座 觸地印		
3	寶生	施願印	馬座 勝顯印 持金剛寶	馬座 與願印 持金剛寶		馬座 與願印 持金剛寶		
4	阿彌陀 (無量壽)	勝定	孔雀座 勝三摩地印 持金剛蓮	孔雀座(殘) 禪定印 持金剛蓮				
5	不空成就	施無畏	金翅鳥座 施無畏印 持羯磨杵	金翅鳥座(殘) 施無畏印?(殘) 持物不存		金翅鳥座 施無畏印 持羯磨杵		
四波羅蜜		三昧耶形	三昧耶形					
1	金剛波羅蜜	金剛(杵)	赤色五鈷金剛杵	金剛杵				
2	寶波羅蜜	金剛寶	如意寶珠尖端五鈷 金剛杵	金剛寶				
3	法波羅蜜	金剛蓮花	十六葉蓮花中五鈷 金剛杵	金剛蓮花				
4	業波羅蜜	羯磨金剛	五色十二鈷羯磨杵	羯磨杵(半殘)				
十六大菩薩								
1	東方	金剛薩埵	金剛	右：中指持五鈷金 剛杵 左：金剛鈴			中指持五 鈷金剛杵	金剛鈴
2		金剛王	金剛鈎	金剛鈎			金剛鈎(前端斷壞)	
3		金剛愛	金剛箭 相應如射法	弓箭		箭		
4		金剛喜	金剛喜 善哉於心住	二手金剛拳而與善 哉稱呼	擬口?	金剛拳置 髀	二手胸前持一對做彈 指像金剛拳	

116 《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卷3。T18 # 865, 頁208b-216a、221c-222a。

117 梅尾祥雲著, 吳信如主編, 《曼荼羅之研究》上, 頁310-316。

	尊名	金剛頂經	真實燈明慶喜藏	尺寸較大 A 組		尺寸較小 B 組	
				右手	左手	右手	左手
				手印與持物		手印與持物	
5	南方	金剛寶	金剛寶	右：寶珠尖端五鈷杵，當額持之 左：金剛鈴	寶珠當額持之	金剛拳置髀	
6		金剛光	金剛日 於心示日形	右：金剛日輪 左：安於座上			金剛日輪 安於座上
7		金剛幢	金剛幢	右：幢 左：安於座上			幢 安於座上
8		金剛笑	金剛微笑 二掌及於口	右：金剛附著於齒鬢兩端 左：安於座上	胸前持物？	殘	齒鬢 安於座上
9	西方	金剛法	金剛蓮花 左蓮右開勢	右：開蓮之勢 左：金剛蓮花	開蓮之勢	金剛蓮花	開蓮之勢 金剛蓮花
10		金剛利	金剛劍 左心劍殺害	右：劍揮斫之勢 左：般若經			持劍揮斫之勢 經典
11		金剛因	金剛輪 旋轉如火輪	右：中指轉八幅輪 左：安於座上	中指持輪	金剛拳置髀	
12		金剛語	金剛念誦 金剛二口散	右：金剛舌 左：安於座上	法螺	金剛拳置髀	金剛舌 安於座上
13	北方	金剛業	羯磨金剛	右：右手中指持羯磨杵 左：羯磨鈴	中指持羯磨杵	金剛拳置髀	中指持羯磨杵 羯磨鈴
14		金剛護	金剛甲冑	二手持金剛鎧	二手持金剛鎧		二手持金剛鎧
15		金剛牙	金剛牙	二金剛拳面旁作持牙相	二手持金剛杵面旁作持牙相		二手持金剛杵面旁作持牙相，小指插口如牙
16		金剛拳	金剛縛 二拳而相合	三昧耶拳中插入金剛	金剛縛插入金剛杵		
八大供養天女 內四供養							
1	金剛嬉	金剛慢，頂禮 意戰悚	二拳持五鈷金剛杵	下臂斷壞，舞動貌			
2	金剛鬘	鬘	寶鬘			寶鬘	
3	金剛歌	歌詠	筌篋			筌篋	
4	金剛舞	旋轉金剛舞	持三鈷金剛，二手作舞踊相	持金剛杵，二手作舞踊相			
外四供養							
5	金剛香	香	香器	殘	香器	散香器	香器
6	金剛花	花	右：散花 左：金剛花器	散花	花器	捧花器	

	尊名	金剛頂經	真實燈明慶喜藏	尺寸較大 A 組		尺寸較小 B 組		
		手印與持物		右手	左手	右手	左手	
		手印與持物		手印與持物		手印與持物		
7	金剛燈	燈	燈燭	燈燭	燈燭			
8	金剛塗	塗	右：塗香雲 左：塗香法螺	殘	塗香器	塗香之勢？	塗香法螺	
四攝智								
1	金剛鈎	金剛鈎	金剛鈎	金剛鈎（殘）		金剛鈎		
2	金剛索	金剛索	金剛索	金剛索				
3	金剛鎖	金剛鎖	金剛鎖	金剛鎖		金剛鎖		
4	金剛鈴	金剛鈴	右：金剛鈴 左：安於座上	金剛鈴	金剛拳置 髀			
賢劫十六尊 ¹¹⁸								
	尊名	現圖曼荼羅	《佛說大乘觀想曼荼羅淨諸惡趣經》	尺寸較大 A 組		尺寸較小 B 組		
		手印與持物		右手	左手	右手	左手	
		手印與持物		手印與持物		手印與持物		
1	東方	慈氏	水瓶	龍花樹枝、軍持	握持金剛杵	持龍華樹	中指尖持金剛杵	尖端斷壞
2		不空見	羯磨杵	蓮華				蓮華
3		除一切罪障	梵篋	鈎、軍持				標誌斷壞
4		破一切憂闇	樹枝	寶杖		尖端斷壞 僅存樹枝		持無憂樹枝
5	南方	香象	容器	香象	寶珠當額持之	蓮花	寶珠當額持之	蓮花
6		勇猛	戟	劍		標誌斷壞 （？）		標誌斷壞
7		虛空藏	寶珠	妙法藏性				出火法輪
8		智幢	寶幢	如意寶幢				
9	西方	甘露光	火焰	甘露瓶	捧持金剛蓮	甘露瓶	捧持金剛蓮	甘露瓶
10		月光	半月	月		月輪		標誌斷壞
11		賢護	賢瓶	熾盛光明寶		出火寶輪		出火寶輪
12		熾盛光	羅網	金剛半惹囉				金剛網
13	北方	金剛藏	井字金剛杵	金剛杵	中指尖持羯磨杵	金剛杵	中指尖持羯磨杵	金剛杵
14		無盡意	梵篋	闍伽瓶		直立梵篋		橫置梵篋
15		辯積	五色雲	寶積				標誌斷壞
16		普賢	劍	寶樹枝		劍		標誌斷壞

118 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九會金剛界曼荼羅〉，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圖像部 I，頁 931-934；賴富本宏、下泉全曉編，《密教佛像圖典》，頁 335-358。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梁) 慧皎,《高僧傳》,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脩大藏經》,冊 50,號 2059,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 (唐) 不空,《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脩大藏經》,冊 18,號 865,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 (唐) 金剛智,《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脩大藏經》,冊 18,號 866,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 (宋) 法賢,《佛說大乘觀想曼拏羅淨諸惡趣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脩大藏經》,冊 19,號 939,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 (宋) 施護,《佛說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脩大藏經》,冊 18,號 882,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 (宋) 贊寧,《大宋僧史略》,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脩大藏經》,冊 54,號 2126,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 〈金剛界九會大曼荼羅〉仁和寺版,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脩大藏經》圖像部 I,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 〈五部心觀〉,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脩大藏經》,圖像部 II,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近代論著

- 李美賢,《印尼史》,臺北:三民書局,2005。
- 吳立民,韓金科,《法門寺地宮唐密曼陀羅之研究》,香港:中國佛教文化,1998。
- 吳其昱著,許章真譯,〈世說新語所引胡語蘭閩考:為紀念陳寅恪先生而作〉,《中國書目季刊》,20 卷 1 期,1986,頁 192-203。
- 周一良著,錢文忠譯,〈唐代密宗〉,收入《周一良集》3,瀋陽:遼寧教育,1998。
- 梅尾祥雲著,吳信如主編,《曼荼羅之研究》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1。
- 淨海法師,《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四國佛教史》,臺北:法鼓文化,2022。
- 張箭,〈法顯時代的印尼爪哇島宗教〉,《宗教學研究》,1997 年 3 期,頁 81-84。
- 鄭永常,〈導讀〉,收入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著,韓翔中譯,《東南亞史:多元而獨特,關鍵的十字路口》,新北:八旗文化,2022,頁 9-14。
- 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出版社,1988。
- 賴依縵,〈東爪哇甘竹窖藏出土九至十一世紀青銅造像——管窺馬打藍王國佛教信仰面貌〉,《故宮文物月刊》,492 期,2024 年 3 月,頁 86-95。

- (法) 賽代斯 (George Cœdès) 著, 蔡華、楊保筠譯, 《東南亞的印度化國家》,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8。
- (印尼) 薩努西·巴尼著, 吳世璜譯, 《印度尼西亞史》上, 香港: 商務印書館, 1980。
- 内藤栄, 〈インドネシアの密教及びヒンドゥー教における鈴 (れい) について: 金属成分分析による分類〉, 《密教文化》, 244 期, 2020 年 3 月, 頁 11-27。
- 田中公明, 《両界曼荼羅の仏たち》, 東京: 春秋社, 2017。
- 石井和子, 〈『サン・ヒアン・カマハーヤーニカン (聖大乘論)』にみる古ジャワの密教〉, 《東南アジア研究》, 27 卷 1 號, 1989, 頁 55-70。
- 石井和子, 〈ボロブドゥールと『初会金剛頂経』: その関係の一考察〉, 《東京外國語大學論集》42, 1991, 頁 165-181。
- 石井和子, 〈インドネシアにおける諸宗教の共存〉, 《小特集地域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アジアの宗教》, 通号 1, 1999, 頁 168-183。
- 加納和雄, 〈聖大乘眞言道とジャヤパドラ: 中世インドネシアの表白要文集とその背景〉, 《密教文化》244, 2020, 頁 142-110。
- 克羅姆 (Nicolaas Johannes Krom) 著、有吉巖編譯、天理南方文化研究會監修, 《インドネシア古代史》, 天理: 天理教道友社, 1985。
- 松長恵史, 《インドネシアの密教》, 京都: 法藏館, 1999。
- 松長恵史, 〈ジャワ島出土の密教尊像の再考察〉, 《密教図像》, 34 卷, 2015, 頁 32-44。
- 東京国立博物館編, 《那智経塚遺宝》, 東京: 東京美術, 1985。
- 東京国立博物館編, 《最澄と天台宗のすべて: 傳教大師一二〇〇年大遠忌記念特別展》, 東京: 讀賣新聞社, 2021。
- 塚本啓祥等, 《梵語佛典の研究》, 京都: 平樂寺書店, 1989。
- 鈴木峻, 《シュリヴィジャヤの歴史: 朝貢體制下における東南アジアの古代通商史》, 東京: めこん, 2010。
- 森雅秀, 〈賢劫十六尊の構成と表現〉, 收入宮坂宥勝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刊行會編集, 《宮坂宥勝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インド学密教学研究》, 京都: 法藏館, 1993, 頁 909-937。
- 森雅秀, 《インド密教の仏たち》, 東京: 春秋社, 2001。
- 頼富本宏、下泉全曉, 《密教佛像圖典》, 京都: 人文書院, 1994。
- 頼富本宏, 《曼荼羅の鑑賞基礎知識》, 東京: 至文堂, 1991。
- 頼富本宏, 《『金剛頂経』入門》, 東京: 大法輪閣, 2 刷, 2007。

- Acri, Andrea. "Introduction: Esoteric Buddhist Network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utes, 7th-13th Century AD." In *Esoteric Buddhism in Mediaeval Maritime Asia: Networks of Masters, Texts, Icons*, edited by Andrea Acri, 1-25. Singapor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2016.
-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Indonesian Art: A Loan Exhibition from the Royal Indies Institute,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Chicago: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1948.
- Bosch, F. D. K. *Selected Studies in Indonesian Archaeolog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1.
- Bosch, F. D. K. *The Golden Germ: An Introduction to Indian Symbolism*.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1994.
- Chandra, Lokesh. *Cultural Horizons of India: Studies in Tantra and Buddhism, Art and Archaeology,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4.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and Aditya Prakashan, 1995.
- Christie, Jan Wisseman. "Under the Volcano Stabilizing the Early Javanese State in an Unstable Environment." In *Environment, Trade and Society in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David Henley and Henk S. Nordholt. Leiden: Brill, 2015.
- Fontein, Jan. *Ancient Indonesian Art of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Javanese Periods*. New York: Asia Society, 1971.
- Fontein, Jan. *The Sculpture of Indonesia*.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New York: H.N. Abrams, 1990.
- Goepper, Roger. *Alchi: Ladakh's Hidden Buddhist Sanctuary: The Sumtsek*. London: Serindia, 1996.
- van Goor, Maria Elisabeth Lulius. "Een paar mededeelingen aangaande de bronsvondst van Ngandjoek." *Notulen Bataviaasc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 Dl. LVIII (1920): 81-87.
- Huntington, Susan L. and Huntington, John C. *Leaves from the Bodhi Tree: The Art of Pāla India (8th-12th Centuries) and Its International Legacy*. Dayton, Ohio: Dayton Art Institut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0.
- Kandahjaya, Hudaya. "Sam Hyan Kamahayanikan, Borobudur and the Origins of Esoteric Buddhism in Indonesia." In *Esoteric Buddhism in Mediaeval Maritime Asia: Networks of Masters, Texts, Icons*, edited by Andrea Acri, 67-112. Singapor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2016.
- Kim, Jinah and Linrothe, Rob. "Introduction: Buddhist Visual Culture." *History of Religions*, vol. 54, no. 1 (2014): 1-4.
- Krom, N. J., "De Bronsvondst van Ngandjoek." *Rapporten van de Oudheidkundige Dienst in Nederlandsch-Indie*, 1913 (1914): 59-72.

- Krom, N. J., *Inleiding tot de Hindoe-Javaansche kunst* II-III.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23.
- Krom, N. J. "The Bronze-find of Nanjuk." In *Cultural Horizons of India: Studies in Tantra and Buddhism, Art and Archaeology,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4, edited by Lokesh Chandra, 108-120.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and Aditya Prakashan, 1995.
- Laha, Gopal. "Revised genealogy, chronology and regnal years of the kings of the Pala dynasty in the light of the latest discoveries, decipherment and presentation (750-1200 A.D)." *Proceedings of the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vol. 78 (2017): 253-259.
- Lerner, Martin and Kossak, Steven. *The Lotus Transcendent: Indian and Southeast Asian Art from the Samuel Eilenberg Collection*.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1.
- Lim, K.W. "Studies in later Buddhist Iconography."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vol. 120, no. 3 (1964): 327-341.
- van Lohuizen-De Leeuw, J. E. *Indo-Javanese Metalwork*. Stuttgart: Linden-Museum Stuttgart, 1984.
- Luczanits, Christian. *Buddhist Sculpture in Clay: Early Western Himalayan Art, Late 10th to Early 13th Centuries*. Chicago: Serindia, 2004.
- Lunsingh Scheurleer, Pauline. "Bronze Images and their Place in Ancient Indonesian Culture." In *Ancient Indonesian Sculpture*, edited by Pauline Lunsingh Scheurleer and Marijke J. Klokke. Leiden: KITLV Press, 1994.
- Lunsingh Scheurleer, Pauline and Klokke, Marijke J. *Ancient Indonesian Bronzes*. Leiden: E.J. Brill, 1988.
- Mechling, Mathilde, et al. "The Indonesian Bronze-Casting Tradition: Technical Investigations on Thirty-Nine Indonesian Bronze Statues (7th-11th c.) from the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 Guimet, Pari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vol. 104 (2018): 63-140.
- Miksic, John N. *Borobudur: Golden Tales of the Buddhas*. London: Bamboo Publishing in Association with Periplus Editions, 1990.
- Miksic, John N. and Goh, Geok Yian. *Ancient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17.
- Museum National (Indonesia), Miksic, John N. ed. *Icons of Art: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Indonesia*. Jakarta: BAB Publishing Indonesia,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National Museum, Jakarta, 2006.
- Rawson, Philip S. *The Art of Southeast Asia: Cambodia, Vietnam, Thailand, Laos, Burma, Java, Bali*.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7.

Reichle, Natasha. *Violence and Serenity: Late Buddhist Sculpture from Indone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Rijksmuseum. *Borobudur: kunst en religie in het oude Java*. Amsterdam: Het Museum, 1977.

Sharrock, P. D. and Bunker, E. "Seeds of Vajrabodhi: Buddhist Ritual Bronzes from Java and Khorat." In *Esoteric Buddhism in Mediaeval Maritime Asia: Networks of Masters, Texts, Icons*, edited by Andrea Acri, 237-252. Singapor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2016.

Woodward, Hiram. "Esoteric Buddhism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Light of Recent Scholarship."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35, no. 2 (2004): 329-354.

網路資料

CBETA 財團法人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https://www.cbeta.org/>.

Asia Society Museum. Accessed February 23, 2023. <https://museum.asiasociety.org/collection/explore/1979-087-1-one-of-four-vajra-deities>.

Christie's. Accessed February 21, 2023. <https://www.christies.com/en/lot/lot-4879340>; <https://www.christies.com/en/lot/lot-4879341>.

Leiden University Libraries. Accessed June 15, 2022. <https://digitalcollections.universiteitleiden.nl/photography-kern>.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Accessed February 21, 2023. https://collections.mfa.org/search/objects/*/nganju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ccessed April 15, 2023.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

The Walters Art Museum Online Collection. Accessed February 21, 2023. <https://art.thewalters.org/detail/28928/vajra-deity-from-a-mandala/>.

Wereldmuseum, Accessed February 23, 2023. <https://hdl.handle.net/20.500.11840/94912>.

圖版出處

- 圖 1 A 組大日如來，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作者自攝。
- 圖 2 A 組寶生如來，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作者自攝。
- 圖 3 B 組不空成就如來，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作者自攝。
- 圖 4 甘竹窖藏 立姿四攝，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作者自攝。
- 圖 5 大日如來，泗水博物館藏。作者自攝。
- 圖 6 阿彌陀如來，泗水博物館藏。作者自攝。
- 圖 7 金剛薩埵，荷蘭亞洲藝術之友協會藏。
- 圖 8 金剛部 B 組金剛薩埵。OD-3579。
- 圖 9 金剛部 B 組金剛喜，大都會博物館藏。作者自攝。
- 圖 10 寶部 A 組金剛寶。OD-3594。
- 圖 11 寶部 B 組金剛笑，波士頓美術館藏。杜士宜攝。
- 圖 12 寶部 A 組金剛笑。OD-3609。
- 圖 13 蓮花部 A 組金剛語，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作者自攝。
- 圖 14 羯磨部 B 組金剛業。OD-3579。
- 圖 15 羯磨部 A 組金剛護，大都會博物館藏。作者自攝。
- 圖 16 四攝 B 組金剛鉤。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作者自攝。
- 圖 17 四攝 B 組金剛鎖，波士頓美術館藏。杜士宜攝。
- 圖 18 賢劫金剛部 A 組破一切憂闇菩薩，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OD-1705。作者自攝。
- 圖 19 賢劫金剛部 B 組不空見菩薩，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作者自攝。
- 圖 20 賢劫寶部 B 組勇猛菩薩，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作者自攝。
- 圖 21 賢劫蓮花部 A 組月光菩薩，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作者自攝。
- 圖 22 賢劫羯磨部 A 組無盡意菩薩，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作者自攝。
- 圖 23 A 組金剛界曼荼羅出土尊像示意圖。蔡怡賢、賴依縵繪製。
- 圖 24 B 組金剛界曼荼羅出土尊像示意圖。蔡怡賢、賴依縵繪製。
- 圖 25 綠度母，甘竹窖藏出土，中爪哇時期末期。OD-2251。
- 圖 26 綠度母，甘竹窖藏出土，中爪哇時期（九世紀）。OD-2250。
- 圖 27 金剛界八十一尊曼荼羅，日本鎌倉時代（十三世紀），根津美術館藏。圖版取自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最澄と天臺宗のすべて：傳教大師一二〇〇年大遠忌記念特別展》，東京：讀賣新聞社，2021，頁 90。
- 圖 28 三十七尊金剛界曼荼羅，那智經塚出土，日本平安時代（794-1192），那智山青岸渡寺藏。圖版取自東京國立博物館編，《那智經塚遺宝》，東京：東京美術，1985，頁 104。

International Esoteric Buddhist Movement in Medieval Maritime Asia: a Case Study on Nganjuk Bronzes *

Lai, I-mann **

Abstract

A group of bronze statuettes of Vajradhatu mandala found in Nganjuk district in east Java, Indonesi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re the rare evidence of esoteric Buddhism being practiced in East Java. However, this group and other associated images excavated from Java still merit more study. This project is aimed to clarify the style, date and iconography of this group of bronze statuettes.

Vajradhatu mandala is derived from the first section of an extensive Sanskrit esoteric Buddhist text, *Sarvatathagatatattvasamgrahanamamahayanasutra, the Compendium of Truth of All the Buddhas*, believed composed in eighth-century India. Several other holy texts and commentaries have been composed in India. A critical approach that uses above mentioned sacred texts will be adopted to discuss the iconography. With aid of ancient inscriptions and historical texts found from Java, these images will be perceived as an entirety within a clear frame of reference, and explanatory principles will be used from actual exegesis within a proper hermeneutic, thereby revealing the images' implications and their roles within their appropriated cultural contexts.

This study will facilitate to reveal the responses and appropriations that esoteric Buddhism encountered in the archipelago, which will also help to fathom the propagation of esoteric Buddhism in other Asian regions.

Keywords: East Java, Nganjuk, Buddhist art, Esoteric Buddhism, Vajradhatu Mandala

* Received: 31 October 2023; Accepted: 1 March 2024

** Associate Curator, Department of Exhibition Servic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圖 1 A 組大日如來 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



圖 2 A 組寶生如來 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



圖 3 B 組不空成就如來 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



圖 4 甘竹客藏 立姿四攝 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



圖 5 大日如來 泗水博物館藏



圖 6 阿彌陀如來 泗水博物館藏



圖 7 金剛薩埵 荷蘭亞洲藝術之友協會藏



圖 8 金剛部 B 組金剛薩埵



圖 9 金剛部 B 組金剛喜 大都會博物館藏



圖 10 寶部 A 組金剛寶



圖 11 寶部 B 組金剛笑 波士頓美術館藏



圖 12 寶部 A 組金剛笑



圖 13 蓮花部 A 組金剛語 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



圖 14 羯磨部 B 組金剛業



圖 15 羯磨部 A 組金剛護
大都會博物館藏



圖 16 四攝 B 組金剛鉤 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



圖 17 四攝 B 組金剛鎖 波士頓美術館藏



圖 18 賢劫金剛部 A 組破一切憂闍菩薩
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



圖 19 賢劫金剛部 B 組不空見菩薩 現況與舊圖版 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



圖 20 賢劫寶部 B 組勇猛菩薩
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



圖 21 賢劫蓮花部 A 組月光菩薩
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



圖 22 賢劫羯磨部 A 組無盡意菩薩
雅加達國家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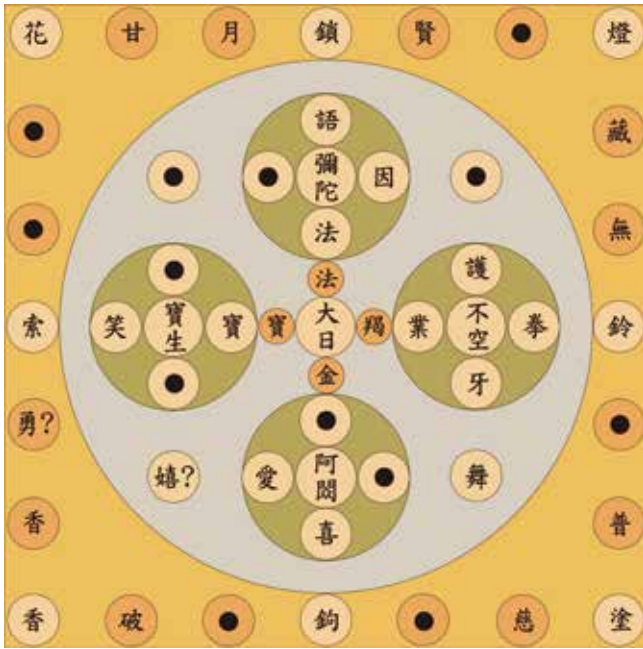


圖 23 A 組金剛界曼荼羅出土尊像示意圖
黑點表示無舊圖版亦無實物遺留尊格



圖 25 綠度母 甘竹窖藏出土
中爪哇時期末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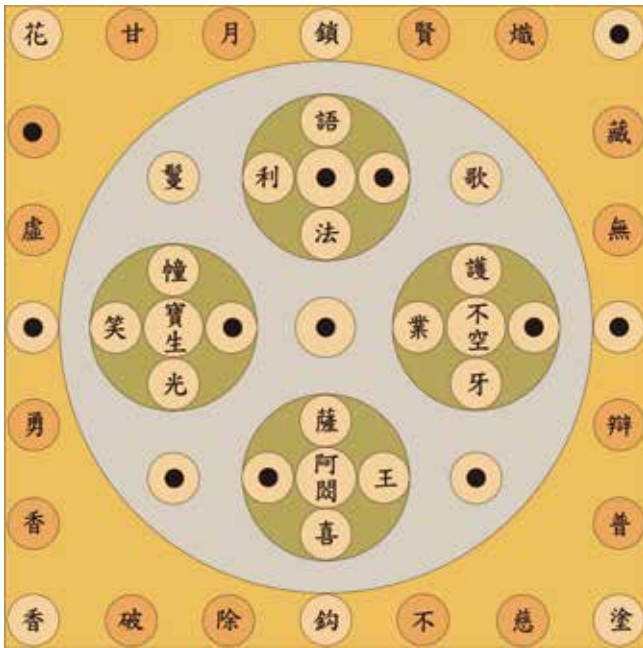


圖 24 B 組金剛界曼荼羅出土尊像示意圖
黑點表示無舊圖版亦無實物遺留尊格



圖 26 綠度母 甘竹窖藏出土
中爪哇時期 九世紀



圖 27 金剛界八十一尊曼荼羅 日本鎌倉時代十三世紀 根津美術館藏



圖 28 那智經塚出土 三十七尊金剛界曼荼羅
日本平安時代(794-1192) 那智山青岸渡寺